



言情小說

# 輪蹄

遠珠樓主著

還珠樓主著

輪蹄

第一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82288

天津勵力出版行

517921

# 新書預告

還珠樓主所著武俠長篇名著蜀山劍俠傳三十三集青城十九俠二十四集兩書現已付印青城十九俠二十四集本月十五日前出版蜀山劍俠傳

三十三集本月底出版謹此奉告

社會長

篇名著

# 輪

# 蹄

第一集

還珠樓主撰

去今年廿年以前，約在五月初光景，一輛大火車頭，吐着蓬蓬黑烟，拖着一列急行客車，正從浦口起，由南而北，就中一輛三等客車近門第三排椅上，對坐着兩個行客，一個年已衰老，看去像個走背運的官場中人，另一個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年，貌相白皙，頗爲英俊，身穿一身重孝，看去年輕，行路却極在行，自從浦口上車，便把茶房喚來，低聲說了兩句，茶房立即喜笑顏開，代他把行李安置停當，將一床呢毯，鋪在坐位上面，這一趟車，客人不算很多，少年一人佔了兩個坐位，開車以後，脫去長衣，取出茶葉命茶房取來開水空壺，當面將茶泡好，回身取下暖瓶，灌滿開水，放在坐下角落裏，由手提箱內，取出一雙漆皮拖鞋，和大半筒綠錫包香煙，兩本線裝書，將脫下來的一件灰布長衫，和腳底白帆布鞋，依次包好，放入箱內，推向坐位底下，拖鞋放在面前，兩腳一抬，大半身靠在車壁上，而，點燃一枝紙煙，取書看了幾頁，看不下去，手按書本，搭向胸前，望着車頂出神，面有憂戚之色，紙煙自從點燃，吸了一口，便夾在手裏，老頭先

到，自從少年落坐，便不時留神，看他動作，少年因是心中有事，祇落坐時互相點了個頭，隨對書想心事，沒有交談，這時老頭見紙煙快要燒到少年指頭，忍不住喚道，喂，香煙快燒手了，少年聞言，方始警覺，將殘煙擲向窗外，謝了關照，將茶倒了一杯相敬，重又拾起書，似看似不看的，翻了一會，車忽停住，少年往窗外一看，車已到了蚌埠，天氣正熱，車停以後上來許多乘客，和好些白坐車的大兵，語言粗野，行動強橫，越顯得烏煙瘴氣，平添了好些煩熱，少年眼尖心靈，望見那些兵客，都在亂擠亂罵搶座，情知自己不能安靜下去，正在想法應付，忽見靠自己這面車門，擠進一個乘客，手提一隻半大皮箱，舊得皮都變了顏色，箱上橫七豎八，重重疊疊，貼着十好幾張棧條，地名多是徐州蚌埠南京等地，心中一喜，忙朝那人讓道，這裏還有一個座位，前邊就沒有了，那乘客是個胖子，看着神情，像是久在外跑的商人，聞言剛道得一個謝字，及見少年年輕，穿着一身灰布褲褂，連件長衣都沒有，把第二這謝字，竟縮了回去，且不落坐，先把那五顏六色，花花綠綠的皮箱，橫着往少年坐上一放，且不坐下，墊着腳尖，仍在滿處，東張西望，少年斜對面第五車箱中，坐着一對夫妻，另一孤身女客，頗有幾分姿色，也和少年一樣，佔着兩個位子，可是上面放有好些零星物件，胖子一見，立現喜色，

朝那女客奔去，故意把臉一扳，打着河北官話說道，這是誰個的東西，一個大姑娘，不能佔兩個座啦，趕快拿開，讓我好坐，言還未了，猛聽一人傍聲傍氣的喝罵道，你奶奶的，這是連長的太太，偏他奶奶一人佔兩個，快滾你的龜孫，俺爺爺毀你，胖子忙回頭一看，原來那女的，隔壁座上還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干城之士，嘴裏亂罵已將腰間皮帶解下，胖子嚇得魂不附體，慌不迭直喊老總爺，你老莫生氣，我真該死，不知道他是你老太太，說時情急，話連了宗，又犯了傍兵的忌，大罵驢毬的龜孫，是你祖奶奶，俺爺爺他媽的，非毀你不行，說罷皮帶一掄，追打過來，胖子剛喊得一聲老總饒命，那女的一口揚州土音，想是關顧同鄉，已將傍兵喝住，無如傍兵皮帶已自打下，吃女的伸手一拉一喝，胖子沒打中，一下掃在鄰座一個乘客臉上，疼得手捂住臉，往後便躲，白挨冤枉打，竟不敢出言理論，傍兵連罵龜孫，不看他奶奶的分上，不把你奶奶的屎蛋，砸出來才怪，怒氣冲冲回到原座，對於誤打旁人，竟如並無其事，女的見那挨打的，穿着一身黃土布衣服，臉已腫起老高，反倒好笑起來，胖子逃出兩步，見傍兵未追，又走出幾步低聲自言自語道，這位老大哥，真愛吃醋，我要不爲他是我老大哥，盟兄盟弟，到了徐州，非給他苦吃不可，說時，已到少年座前，見箱子被少年橫過，就勢發作道，你這小

孩子，真不懂事呀，本夫不在，敢動我箱子仔的，我箱子裏盡是價值連城的珍珠古董，要是沒上鎖，車上人多被扒兒手偷撻去，你賠得起嗎，說罷，將箱往架上一擱，將臘後插着一把帶漆臭的油紙舊扇取下，刷的一聲打開，將長衣撩起，大腿一張，連扇不已，少年見他臉已嚇發了黃，滿頭大汗，偏要裝腔胡說，不禁又好氣，又好笑，本心因見皮箱所貼機條多是徐州地名，到站必下，俗商可憎，總比大兵強多，不想更糟，想起昔年先人之誠，裝沒聽見，車早開行，自在筒內，取了一支煙點燃，靠窗外望，不去理他，胖子驚魂乍定，覺着越扇越熱，身更汗濕難過，正要解開胸前衣紐，忽然發覺，長衣未脫，重又趕緊脫下，也不打什麼招呼，逕往對面老頭座背上攤開，老頭本是獨坐，一邊放着當枕頭用的衣包，見胖子一件舊春綢衫，汗濕污穢，正搭向衣包之上，祇把肩頭一綳，自將衣包取開，放向架上，沒有說話，胖子好似看此老少二人可欺，越發放肆，人胖汗多，所穿繭綢褲褂，俱已濕透，沾在身上，胖子先解開紐子狂扇一陣，後來率性赤背將上身脫去隔着少年的腿，伸向窗外一擰，車行本速，擠出來的臭汗，順風一吹，兩點般往後飛洒，背陰一面，車窗全開，胖子正把汗小褂抖開，想借風力吹乾，猛聽後面，倏聲暴喝奶奶的俺說這大老陽兒，那來雨呢，還是你這鬼蛋幹的，此時軍閥跋扈橫行

，尤其長江以北，這些倭兵，蠻野凶橫，不可理喻，一言不合，張口祖宗奶奶亂罵，舉手便打，人民乘客，無不畏之如虎，胖子更是驚弓之鳥，嚇得連忙縮退，慌不迭甩開便穿，林連還有乾處，經此一擰，全衣盡濕，繭綢性粘，袖口貼成一片，心再一慌，更難穿好，變態後坐倭兵追來，有衣在手，不好抵賴，情急力猛，豁的一聲，台肩下，掙裂了三個大口，身上臭汗，是越出越多，好容易費了不少事，勉強套上，那倭兵人性較好，祇罵了兩聲，並未實行問罪，胖子還想再脫，因衣服破一大洞，再穿更要費事，便任其緊貼身上，敬着前胸，一味狂扇不已，少年見那胖子，生得濃眉毛，小鼻子，小眼睛，一張豬嘴，又厚又大，一臉橫肉，作豬肝色，身材不高，格外顯得痴肥擁腫，脫衣以後，露出一身黑肉，胸前一叢黑毛，直一臍下，換着一個大肚子，連臍眼也露在外面，深得至少塞進一枚鴿蛋，那胖的腰圍却用一根窄細線帶，鬆鬆將褲子繫住，白褲腰已變成黃色，反捲向外三四寸，盡是綳摺，腿脚袖口，全被捲起，汗毛又密又黑，形態醜惡，神不必說，最難受是臭汗淋漓，一屁股佔了全座三分之二，與自己貼挨而坐。臭汗中還夾着從未聞過的怪味，薰人欲嘔，胖子得尺進步，見人不說，明明外處偏往裏擠，有心裏非，還一連聲別不來便到，自己前途茫茫，不知要遇多少艱難險阻，還是這點，不



能忍耐，後來實在薰得難受，祇得取出八寶平安散，抹了些鼻孔裏，向老頭打個招呼託代照看，走向車門外，迎風閒眺了一會，問知茶房，前站便是徐州，回座一看，胖子已枕着自己小提箱，仰面朝天，呼呼睡去，口中白沫，直往下流，毯子也被浸濕，老頭努了努嘴，意似胖子動過提箱，再看那兩本書，一本有五個汗手指印，一本還濕了一片，本就氣忿難耐，心想這類豬狗，不值交言，便把茶房招來，令將胖子喚起，茶房便推他道，客人醒醒，到徐州啦，胖子含糊道，徐州我去不成，祇好到濟南找救星了，少年一聽是到濟南，越悔適才失計，招來這樣惡伴，心中盤算主意，也未現於詞色，茶房見喚不醒，越推他道，大令來了，還不快起，（大令即各地駐軍令箭，客車過時，往往持令上車盤查，明為整軍飭律，實則奉行故事，軍人乘車，仍不買票，反而擾害行旅，頭二等常有軍政要人往來，尙少生事，三等乘客見令，全須立起，往往吹毛求疵，毒打示威，乘機攫人財物。）胖子聞言，翻身立起，急問那裏，茶房正色道，在前面正查呢，隨將毯子疊好，請少年歸座，胖子剛說小孩子，你坐外邊，那是我的，一眼瞥見茶房要向壺中兌水，一把搶過道，冷茶最好，於是嘴對嘴，咕嚕嚕狂吸不已，那茶原是本年的碧蘿春，少年自從泡上，祇喝過半杯，爛了這些時候，茶味全行發出，碧蘿味淡而長

，入口回甘，涼後分外好喝，胖子睡起渴極，覺着茶到嘴裏，清香發甜，生平未曾嗜過少年又因此茶不宜久泡，被臭嘴對壺口一喝，雖然氣極，已不想要，茶房先攔，這是別位的茶，你這樣，人家還喝不喝，因少年未開口當是默許，也就沒往下說，吃胖子一口氣，吸個精乾，才將壺往窗前小几上一放道，煙茶不分家，小孩子都不說話，要你管我什的，茶房忍着氣正要取壺續水，少年攔道，這茶我不要了，連壺拿去，要茶我叫你再泡，車到徐州，如有空座，給我換個地方，茶房會意，朝胖子斜看了一眼，取壺梗走，胖子也未做理會，搶着吸茶，灑了一手一身的茶水，也未擦乾，一眼瞥見座上綠錫包煙筒，噙着一根豬嘴，笑道，你這樣還吃綠錫包啦，一定是大公鷄，對不對，不是假的，就是偷你們東家的小貨，我這嘴利害，是真是假，一嘗就知道，隨說將紙煙筒打開，就着濕手撈了一根，塞在嘴裏，擦火點燃，吸了一口唾兩嘴，覺着無什滋味，又狠命狂吸了兩口，詭笑道，我說是假的，吃到嘴裏，又癮又淡，一點勁頭都沒有，什麼三砲台綠錫包，連大公鷄都比不上，說時，少年已就原座，胖子想是攪了人家煙茶，竟忘前議，也沒再爭臨窗座位，手夾紙煙，往後一靠，晃眼之間，又打起呼來，少年本已怒不可遏，因見胖子吸煙時，縮頸瞪眼，頸後兩道肉崗，益發凸高，神情醜惡已極，分明沒吸過

上等紙煙，偏這煙淡，心裏一好笑，氣便消了好些，覺着這類人猪狗一般，且打遷地爲良主義，還是不與計較，二次把怒火強壓下去，比時三等車座位，不如現今遠甚，靠背又低，胖子這一睡熟，一顆肥頭便擱不穩，時而左傾右倒，胖子覺着難受，便把煙扔去鞋脫掉，往對面座沿上一擱，身再往下微縮，兩下恰好抵住，這才好些，別人却叫起苦來，原來胖子是雙汗脚，一雙破洋襪子，前穿後綻，脚後跟露出半截，經久不換，汗垢膩結，又黑又亮，先就臭氣隱隱透出，這一脫鞋，越發臭得不亦樂乎，胖子脚擺定後，便自呼聲大作，那再管人死活，老頭正是芳隣，首先大怒，便朝少年示意，一同發難，少年見四座俱現怒容，有的已在罵陣說閑話，尤其老頭緊隔壁坐着一個大兵，回望了好幾次，臉上神情，甚是不妙，算定這等行爲，早晚吃苦，不欲首先發難，故作不會理會，祇將頭偏向窗外，避那臭氣，胖子想是覺着胖頭雖不再亂滾，身有半截懸空，仍不受用，加上隣座厭惡嘲罵，朦朧中也有幾句聽到，以爲少年老實可欺，倏地坐起，扳起一張猪肝色的醜臉，朝少年道，小孩子快起來，到車門口涼快去，讓你伯伯睡一覺，快到濟南你再喊我，這時老頭隔坐的大兵，正向前面一同伴招呼，誰也不會留意，衆人見胖子欺人太甚，以爲少年初出遠門，胆小老實，不敢計較，俱代不服，各以怒目相視，都是

且看少年讓否再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老頭雖早看出少年舉止安詳，英氣內斂，但是橫逆之來，處處避讓，聞言以爲又是犯而不校，剛要發作，忽見少年回頭望着胖子，冷笑了一聲，雙瞳炯炯，隱現威稜，知是不能再忍，立即住口，眼瞠胖子，臉向隣座衆人，冷笑了笑，胖子祇當少年臉嫩胆小，老實好欺，那知利害，見他冷笑不語，逕把臉色一沉，低聲喝道，老伯伯叫你讓座，是給你臉，你這孩子，一點不懂出門規矩，笑的什麼的，還不快給我滾起來，隨說起身，便拉少年肩膀，胖子生得精壯結實，看去頗有蠻力，恰巧隣座諸人，多半齊魯壯漢，胖子一口江北土腔，怪聲怪氣，已是氣味不投，觀之生厭，加以一上車，便怕硬吃軟，種種可惡行爲，都恨不能打他一頓，見他居然伸手拉人，內中一位八爺，忍不住勃然大怒，剛罵得半聲奶奶，忽聽咕咚一聲，胖子已倒在地，殺豬般叫喚起來，原來少年蘊怒待發，早想引逗對方先動手，少時好佔全理，胖子來拉正合心意，未容胖子沾身，右手接着胖子手腕，三指用力掐緊脈門，往外一翻，往側一送，胖子立覺右膀酸麻難支，身子再也坐立不定，元寶翻身，順車箱空處，往過道上橫跌出去，跌勢本猛，左半身正擦向一位齊魯壯士身上，不特未用手扶，口喝你是幹啥，反就往外一推，剛巧把前半身順直，復仰翻又仰跌在地，衆人不由改怒爲喜，哈哈大笑。

笑紛紛叫好不迭，胖子原是鹽梟出身，在徐寶山手下當過兵，欺軟怕硬，成了習慣，聽衆一笑，不由羞惱成怒，就地一滾，爬將起來，口中亂罵，瘋了般伸手朝少年抓去，少年將人打跌以後，祇請對坐老頭暫避，仍坐原處，態甚安詳，見他雙手抓到，雙掌往起一分，胖子兩臂，硬被擋開，就勢左手往前胸一按，右手就是一個嘴巴，蒲叭兩響，胖子身子一仰，往後便倒，打得左臉浮腫，太陽穴直冒金星，上半身一歪斜，跌在對面座沿之上，將腰蹲擱了一下重的，又疼又怕，慌不迭趕急爬起，無奈身胖蠢重，轉動不靈，一隻鞋已丟掉，拖着單隻鞋皮，起勢稍猛，正踹在地板接縫鉛皮條上，一滑溜，頭重腳輕，竟順座沿自行滾跌，心裏一害怕，狂喊打死人嘍，快救命嘍，少年也不理他，兩腳抬向椅上，往外一順，滑向外面立起，這時全車中人，十九立起觀望，還有好些趕過來的，笑罵喧嘩，鬧成一片，少年見茶房在側，拿着一捲手巾把，便要了一個過來，擦了擦手，茶房剛要上前解勸胖子業由地上爬起，見少年走開一邊，以爲胆小，不敢十分動武，又見人多茶房也在，必有解勸，不會再有苦吃，胆又驟壯，跳腳指着少年怒罵道：小獅子，你瞎眼，老爺當年，在徐寶山部下，當過連長，退伍才半年，就受你這小獅子的氣，這條車上，我同夥弟兄當官的多子嘍，小獅子，你等着，你要不磕頭陪禮，我報

告站長去，順便找我的老兄弟們來，要你的腦袋，胖子也知理說不過，原想有人接口，就此下台，誰知少年祇是冷笑不答，衆人也是一味旁觀譏嘲，連茶房上前，俱被喝阻，胖子無法下台，邊說邊往前湊，又想冷不防，給少年一個衝天砲，略爲撈本，經衆一攔了事，不料衆人見他過來，紛紛讓道，多說着便宜話，不動手是小舅子，再看少年，二目神光，射定自己，手底滋味，已然嚐過，不禁心寒氣餒，準知衆人有心看笑話，上前必定吃苦，方要變計，少年怒喝，蠢猪要領打快過來，無須一伸一縮，賊頭狗腦，胖子乘機改口道，你還不服氣陪禮，我非報告站長不可，隨說，隨要坐下，少年喝道，這裏容不得你，快把你臭行李拿走，上別處去，胖子急道，哈哈，你也買票，我也買票，爲什的不許我坐，好，好，好得很，我跟你找地方說理去，少年冷笑道，任你鬧什鬼，老爺在此等你，胖子邊說，邊往後退走，不料迎背撞來一人，羞火頭上，剛罵得一個媽字，回身仰面一看，見是適才要拿皮帶打他的僂兵，正望他癡笑呢，嚇得一偏身，連鞋也未顧穿，光着脚，往前車跑去，胖子一走，那僂兵和喚他的同伴，做了一個鬼臉，衆人才知二兵乃是一路，說起胖子前事，紛紛笑罵不迭，少年似見僂兵手有東西，也未理會，方請老頭歸座，隣座僂兵，忽然走過，對少年道，兄弟，丑你不透，真是個好樣兒的

，你這管打這鬼蛋，他奶奶的，真要把剪票的龜孫找來，有俺跟剛才要打他的主得標，都給他奶奶的打回去，俺王二哥聽鬼蛋背人說是他的盟兄弟，恨極啦，他比俺心巧，他說啦，準給你出氣，把鬼蛋趕下車去，也不讓別的鬼蛋，跟你這念書人攪和，祇不許你多說話，少年含糊應了，侍兵又告衆人，誰他奶奶要向着那鬼蛋，是他奶奶的小舅子，說完歸座，老頭隨把茶房喚住，令其少候，待有刻多功夫，胖子忽然氣勢昂昂，同了車守，和兩名車警走來，隔老遠便指少年道，就是那個短打扮的小流氓，這些車守車警，年久更事，頗能識人，祇管胖子前往張大其辭，並未深信，一見少年倚窗安坐，雖然一身素服，氣宇不凡，四外乘客，俱望胖子好笑，越加起了疑心，車警先上，剛要詢問，先一侍兵已起身攔住道，你們作啥，車警見了丘八，先就胆寒，祇得陪笑說了，奶奶的，他媽鬼蛋的話也信，俺要說話，又顯得俺們當兵的不說理，欺負鬼蛋，你奶奶先問問他們，看是怎說，俺再跟這鬼蛋說好的，你們可不許問這位老弟，他人老實，一生氣，就說不出話來，那鬼蛋一上車就欺負他，直到逼急了打架，他都沒說一聲，真是好樣的，車警一聽，侍兵居然令向別人打聽，並未十分逞強出頭，如非理直氣壯，決不如此，隨喚茶房來問，胖子如何無理，強吃人家煙茶，又逼人讓座，沒等人起立，就伸手打人

，少年幾番容忍，才還的手，衆人更是七張八嘴，打落水狗，胖子先還爭辯，剛一張嘴，吃俵兵瞪眼喝道，奶奶的，有你啥說的，衆人跟着再一起闕，有的還喊打這混蛋，胖子把話，又嚇了回去，車警見胖子小褂撕一大洞，後腦腫起一塊，背上泥污狼籍，少年却是乾乾淨淨，神色自如，知道不問理之曲直，胖子挨打總是真的，無如衆怒難犯，祇得一面拿話止住喧囂，根據所聞，把胖子連勸帶責說了幾句，回座不許再鬧，正要回身，少年忽道，他這樣人我實在無法與之同坐，閣下既想息事寧人，請令他另找地方，或是代我找一坐位，我讓也可，對坐老頭搶口道，我也受了這人不不少的欺負，這位客人，不和他打，我也和他打了，我二人俱是先來，好心給他勻出座位，他却欺人太甚，最好叫他讓，要不給我也另找位子，車警未及答話，胖子連遭氣侮，不由發了江北人的嚙性，突然急叫道，站長，巡警老爺，你二位聽聽，他們有多欺負人，客人口角打架常事，剛才怪我不好，不知道這小孩子小氣，喝了他一口茶，抽了他一支冒牌香煙，大家都說我不好，我認錯，這都罷啦，都是花錢坐車，憑什麼不許我坐這塊，要讓他讓，叫我讓，不成功，我在這塊坐定啦，這時又來了幾個車警，將衆乘客，各勸歸坐，祇另一俵兵，含笑在側，聞言突把眼一瞪道，俺甌你不透，胖子見先用皮帶打他，後又攔住車警發



話的凶星，已被少婦喚了回去，胆子較壯，又在發鬢頭上，強忍忿氣，哭喪着一張醜臉，先向倭兵一揖到地道，你老先生莫生氣，早先我也穿過二尺八，好不好，我們總算先後同行，你老看看，我這頭上身上，好幾處重傷，衣服也撕啦，他打啦我，大家反罵我，事到如今，還要趕我走，就是泥人也有點土性，祇求你老莫問，你老真要看我不順眼，要打要罵隨便，反正你打死我，今個我也不能讓，胖子嘴雖如此說法，一雙鬼眼，却注定倭兵面色，惟恐真個打上身來，倭兵見胖子面有懼色，笑道，你怕啥，俺不打你，胖子當倭兵吃軟好說話，忙道，謝謝老總不打之恩，早晚我必有一分孝敬，把胸一撲，便要走歸原坐，老頭和少年一使眼色，首先伸手要攔，未及發話，倭兵已一把將胖子肩膀抓住，車警是個警長，老奸巨猾，遇事永不先張口，看出雙方劍拔弩張，這老少二乘客，不令胖子同坐，便須自讓才算合理，無如胖子成了衆惡，又有倭兵爲難，祇有委曲胖子，事才好辦，見倭兵抓他，恐又動武，故意把臉一板，對胖子喝道，你不守車上章程，逐處惹厭，你定要坐在這裏，莫非還要打架麼，再不聽話，到站便轟下去辦你，隨說隨向倭兵陪笑道，大哥鬆手，我領他走就是，倭兵聽完車警的話，回顧車守道，剪票的你奶奶祇旺熱鬧，也不問問這冤蛋有票沒有，他要有票，俺坐讓他，車守和車警一聽

，便知有異，喝問胖子，票呢，胖子以為票在手巾包內，還有什錯，未等發問，先向衣袋一摸，竟自化爲烏有，一面連答有票，一面滿地亂找，直喊我的手巾包啦，喊着喊着，猛從地上跳起，竟向少年撲去，顛聲怪叫，你不賠我，跟你拚，底下命字還未出口，吃少年左手一封面門，右手一擋，身不由己，住後便倒，吃倭兵一把抓住肩頭罵道，不要臉的鬼蛋，俺打蚌埠上車，你就緊跟俺一齊，剪票的問你要票，你說是俺小舅子，俺想你出門人手短，又不費俺啥，俺還跟他奶奶的點啦個頭，誰想你這鬼蛋，上車就不理俺啦，看人家年青好吃，打算訛人家一水，不想弄巧成拙啦，鬼蛋快掏錢補票吧，別裝蒜啦，（此時軍人坐白車不算，強橫者且帶親友同乘，均不購票，久於行旅之下的乘客，每設法混入車中，或尋車人，現套交情，以求護符，或行朦詐，甚或與車中員警勾通，出小數代價，爲運動費，百弊叢生，有二仙傳道，偷渡陰平，連升三級諸術語，由民五六至民十八，爲津浦京漢兩路，路政最壞時期，以致虧空累累，員工開支，均難維持，而民十三四五京漢線尤甚。）車警本知現時無票乘車者，多矇混技窮，始行照補，聞言回憶衆人所說胖子無故欺人情景，頗似有爲而發，胖子語言卑鄙，貌相粗蠢，一望而知爲下等社會，再被倭兵抓緊，假話一聽，又急又冤枉，氣昏了心，一句話答不上來，

越似情實心虛，不由不信，冷笑道，喂，你怎麼臉，到是有票沒有哇，一句話把胖子提醒，急得直起誓道，我實在由蚌埠買的，去德州的車票，用手巾包住，裏頭還有三十塊交通銀行鈔票，到車上還打開過，你老不信，這位趕我的老太爺，他還看見過，你問問去，實不相瞞，我做買賣賠本，非到德州找人不可，就這一點救命盤川，我也是該死，看他小孩子好欺負，逗着玩的，挨啦打不算，還吃這大苦，一定是剛才打架，掉在地上，讓人拾啦去，我的媽媽，這一下，坑苦我啦，我要說誑話，我是忘八蛋，車警喝道，你發昏當不了死，別裝着玩啦，搗錢補票，還得加倍罰你，這位大哥，見你混上車的，有憑有証，你還賴嗎，胖子笑道，老總一定看錯人啦，巡警老爺，你莫着急我準給你想法子找票就是，車守是廣東人，早已不耐，便對車警道，沒票照章補票，由頭站算起，到了徐州，轟他下去，我查票去了，說罷自去，車警重又連聲催問，胖子也不理他，依然沿途找去，鞋到全都尋到，就便穿上，票和錢包，仍是無有，急得滿身汗濕淋漓，落湯鷄一般，全車上人，當他有心做作，紛紛嘲笑不止，衆惡之下，胖子已似鬥敗了的公鷄，冤苦急痛，那敢哼哈一字，最後實找不到，急得往當中過道一跪，痛哭流涕，哀告道，那位拾了我的錢包，快點積點德行，拿出來吧，不然我沒命了，哭喊一陣，無人理

錢包就沒有啦，往常不礙事，如今這是我的命根子，一定給人扒啦去，就說我跟小孩子打架，那怪我瞎眼，錢還決不是他偷的，我也想開啦，反正是沒命，明知是禍也要惹，我說出人來，你老就幫我搜，搜不出我認罰，不說是你的章程，祇當行好，車警見他情急之狀，也覺不是出於虛偽，便問你自不小心，打算搜誰，胖子偏頭回望，前倭兵正坐少婦身後，滿面凶煞之氣，看去實是胆寒，想了又想，把心一橫，先跳起身，朝衆喊道，那位拾的，請丟出來，是我祖宗，是我救命恩人，一定要我的命，我就跟他拚啦，喊了兩聲，無人答理，猛的拉了車警道，老爺，你跟我走，搜不出來，砍我的頭，車警還問是誰，那說胖子無票的倭兵，衣袖已自擄起，前一倭兵，也把皮帶重又解下，胖子兩眼通紅，剛指着少婦身後倭兵，顫聲急喊，就是搜，他字還未說到身後倭兵罵得一聲奶奶的，前坐倭兵，霍地立起，車警早明白了幾分，見勢不佳，同車倭兵甚多，如何應付，忙喝別忙，伸手想拉時，身後人影一閃，胖子已吃人擋住，拉退轉來，定睛一看，正是和他打架的少年，胖子雙手被束，掙扎不脫，急得直喊，小祖宗放手，與你無干，少年喝道，胖豬少說話，叫你有錢坐下一趟車如何，胖子急瞪着一雙紅眼問道，你說什麼，難道是你拾去的嗎，少年未及答言，倭兵便怒問少年，兄弟你這幹啥，少年大聲道

，我看這胖豬，可憐可恨，徐州就到，想給他點錢，打發他滾，少婦身後倭兵，本已拿了皮帶起身，聞言看了少年一眼，重又坐下，胖子也聽清了語意，便道少老爺，你要行好，三十塊錢，另外一張去德州的車票，少一文我都不要命，少年道，我沒那些餘錢，却也差不什多，我嫌你臭，你站這裏，算算我的盤川再定，對坐老頭，忽問胖子道，你的手巾包，我沒看清，有什麼東西，到底除車票外，還有什麼，如說真話，也許我幫點忙。胖子道，天爺爺在上，我是四十塊鈔票，買票下來，還剩三張十塊整票，連車票包在一齊，別的什麼都沒有，老頭笑對少年道，你聽見的，並無別物，隨由身畔取出五元一張，八張中國票，正要開口，少年已取出十塊現洋，兩張五元鈔票，正喚胖子過去，老頭攔道，閣下義舉，我也不攔，一則我也討厭此人，急欲共去，二則閣下千里長途，川資並不富餘，救人仍難救澈，真要從井救人，何妨由我墊辦，事後你再算還，也是一樣，胖子明知錢是少婦身後那倭兵偷去，因見胖子上去一搜，必遭毒打，心想胖子雖然可惡，這些時的遭遇，已儘够受用，看他情急之狀，也許性命攸關，無如自己也非富有，意欲折中分濟，不料老頭如此仗爽，話又說得那麼圓通，祇得罷了，偷覷倭兵，已就隣座挨擠，而有愧色，便取了一枝紙煙，划火遞過，倭兵紅着一張臉接過道，老兄弟，你真

好人，俺不怪你，俺倆還得交交，俺叫劉海山，兄弟你姓啥，少年答說姓周，少婦身後那倭兵，忽喚劉海山，倭兵應聲自去，老頭對胖子誥誡道，我生平疾惡如仇，似你這樣人，哭死在我面前，也休想拿個錢去，祇爲這位先生，年紀雖輕，智仁勇三者皆備，更有極好含養，我不願他爲你這蠢才，耗他川資，也不問你所說真假，給你這四十元，但有一節，你必須徐州下車，趁下班車，再往德州，一則我二人見你惹厭，二則你已得罪了人，如再出事，就無人救你了，你可依得，胖子連忙跪謝應諾，並說未到站以前，先搬到前面車去，省得二位老爺見我生氣，老頭哼了一聲，胖子將錢接過，又朝少年叩謝，逕將衣包提箱取下，老頭乘機，向車警手裏一塞，附耳說了兩句，車警隨喝胖子道，還不快跟我補票去，胖子諾諾連聲，一同往前車走去，少年便要分担所出之錢，老頭笑道，周老弟，我二人倒換一下，此錢既已出手，還肯要人分担，實對你說，我也不是什麼仗義疎財之士，祇爲萍水相逢，我是初見不久，便已傾心，你却別有懷抱，不會注及老朽，特意借此區區，作個忘形之交的由頭罷了，長途寂寞，舉車無一可語之人，難得投緣，正有許多話說，不值爲此計較呢，少年吃老頭開門見山一說，反倒無言可答，知道再爭便假，祇得謝了，老頭道，並非贈你，何謝之有，厭物雖仍同行，已決不敢再來

等徐州亂過去，我們率性喚茶房，將牀搭好，聯榻而談吧，少年正要請教姓名，並問胖子怎會不下，車已進站，忽見倭兵，提了少婦行篋，同往車門走去，行時似和劉海山爭論，面有忿色，劉海山也嘴裏咕嚕，意甚不快，徐州大站，上下車客均多，並無人來爭座，一會車開，老頭自車停便伏窗外望，忽朝少年努嘴，少年往窗外一看，正是倭兵，同那少婦，在站台上，東張西望，身旁放着行李，似乎尋人之狀，車快出站，倭兵忽又朝車奔來，似要再上，吃少婦搶前拉住，車行漸速，晃眼混入衆人影裏，分別不出，少年覺着無什意思，隨口問道，那丘八莫非下錯站麼，老頭低語道，此中大有文章，少時再談吧，正說之間，少年覺着一股蒜味刺鼻，有人挨坐，回看正是倭兵劉海山，祇得強笑讓開一些，劉海山已笑道，俺扭你二位，怪好的，說兩句話就走，你們別討厭俺，少年道，四海之內，皆是朋友，怎說這話，劉海山看了老頭一眼，笑道，俺們奶奶的人性不好，也難怪你們討厭，又是他奶奶跟人不一樣，俺有話要跟二位表一表，俺不是壞人，胖子錢包，是那姓王他奶奶的龜孫偷的，與俺無干，他恨那胖子，不得人心，順手撈他錢包，俺錢可沒要，也恨胖子，欺負好人，和他一氣，誰知道哇，會被胖子看出來啦，俺跟老王都不好看，正要跟他發歪，你二位竟出了手，天下那有這好的人啦，鬧得

我直燒盤，老兄弟還怕我掛不住，遞我一根烟捲兒，俺越想越不過意，錢在俺手，早還出來啦，後來老王叫俺過去一說，真他奶奶的不是玩意，他奶奶心真狠，跟你二位，還不怎的，因恨胖子，差點沒給抖出來，就是車警不敢搜，他奶奶人算丟定啦，他和俺說，非毀這胖龜孫不行，打算停一班車再走，車到徐州，他也下去，把你們給的四十塊大票，硬給他弄來，俺勸他不聽，想打架吧，又傷同棚弟兄和氣，祇得罷咧，想起來，俺算上他奶奶的當啦，真悶得慌，怕老弟說俺，跟他一夥鬧鬼，丑俺也不是玩意，特意來表一表，你信俺的話嗎，少年便隨口誇了他兩句，劉海山道，你信服俺，就好啦，俺叫劉海山，是個直性人，俺丑你錯不了，老兄弟，你說姓周，叫啥呀，少年便說名叫元蓀，劉海山又叫用鉛筆，寫給他看，少年無法，祇得給了他張名片，劉海山笑道，好啦，俺和你後會有期吧，說罷，手持名片，邊看邊往前走，歸座之後，直到下車，終未再來，少年笑對老頭道，想不到那姓王的丘八，如此狠毒貪心，這一個就強得多了，老頭道，這些東西，有什好人，那一個目帶凶煞，怒看胖子，我給錢時，他忽向那女的咬耳朵，收拾行李，便已看出他不懷好意，胖子這類人，死活無關，但也不願便宜凶人，爲此臨時變計，花了一點小錢，叫車警將他領往前面守車，等過徐州，再在前車覓座，俸兵



到了徐州，尾隨下去，必然撲空，如若心細一點，看準胖子行踪，同在車上，一則他的行爲，車警和好些車中人，俱已覺查，任他多麼強橫，衆目之下，那羞惡之心，終還有一二分，不會喪盡，即便趕往前車，胖子對他，又是驚弓之鳥，已懷戒心，他也常出門，如何還會被他偷了去，倭兵果然粗心，心以爲胖子，必要下車，終可尋到，強奔過來，急慌慌搶着下去，偏又帶着婦人行李，諸須照顧，等搬運停當，找人不見，快車無多停留，車開才想起，胖子許在車上未下，再趕原車，已無及了；適在站台上，追車暴跳，便是爲此，可笑他枉費心機，要等下班慢車，須到明早，那車三等乘客最多，十之七八，是他同類，天熱擁擠，不多受好些活罪麼，少年笑道，他雖受罪，到底還白得了三十塊錢，我們受了他許多騷擾，末了老先生還白損失了四十元，才更冤枉呢，可見什事還是能忍的好，我如涵養到底，也不致累及老先生，破此無妄之財了，老頭笑道，錢財小事，藉此赶走厭物，可以暢談，正是佳事，老弟台涵養之功，也祇到此而止，此與淮陰胯下不同，再如退讓，便沒丈夫氣了，祇沒料到老弟文質彬彬，明是世家子弟，却有這等身手，舉重若輕文武兼資，真令人可敬呢，少年自是謙謝，老頭隨命茶房搭鋪，茶房却將二人行李，并一齊填滿當中空處，先取被褥鋪好，加上兩牀毯子，老頭早由箱中

，取了一床極細的臺灣蓆子鋪在上面，各把鞋子脫去，并排靠坐，這一來果然舒適涼爽，老頭笑道，本來這輛車，專爲接待長途行旅，是茶房的外快，短程乘客，每被支吾到別車去，本來一上車，便可將鋪打開，老弟不愛說話，我也是不大喜和外人交談，又見乘客不多，想到傍黑，看準老弟，是否良伴再定，如其彼此情意不投，便就這座，各鋪各的，也是一樣，及至看出老弟一點行藏，胖子已來惹厭了，早知如此，上車便聯合一齊，將牀鋪好，也省這氣了，少年笑道，我雖隨侍先君宦遊江南諸省，北行尙是首次，祇聽人說大概，似是而非，才致鬧此笑話，二人又談了一陣，這才漸漸各談身世，那周元蓀本是湖北孝感縣的望族富家，父名光甫，乃前清光緒戊子科舉人，以名孝廉，服官江南諸省，品學兼優，性情慷慨，交遊遍於東南，從不把金錢放在眼下，乃兄益甫，是光緒癸酉拔貢，報捐浙江知縣，有循能之名，當時稱爲浙省州縣中，第一等人才，歷任繁劇，曾經三任烏程等肥缺，可是花起錢來，比光甫還要豪縱，尤其益甫之子少章，是個少年纨绔，聲色狗馬，無一不好，尤其愛賭如命，麻雀牌九，動輒一輪萬金無吝色，因此兄弟二人，做了許多年闖州縣，祇是外表堂皇，不但沒剩下錢，反把家中田產，變賣了來填補虧空，周氏簪纓世族，尤其益甫光甫這一房，有好幾代，俱是單傳，在本族中

，最稱富有，單是稻田，就有好幾百頃，果園山地，尙不在內，固然弟兄二人，服官清廉，性喜揮霍，可是一多半，都糟在這位大少爺的身上，益甫家教本嚴，無如誤信枕邊之言，受了閩人挾持，每任都使大少爺當帳房，自身又不善於持籌握算，祇當是自己任內虧空，始終瞞在鼓裏，光甫弟兄情重，又敬長兄，明明知道又不肯說，終於家業凋零一敗塗地，已無可挽救了，光甫先在江蘇任了好些差缺，都因廉介好交，每任多少都有虧空，光緒末年，程雪樓任江蘇巡撫，與光甫以前，原是朋友，最佩服他人品學問，先聘在撫衙，任了半年多文案，隨和藩司商量，委了一任奔鎮厘捐局長，比時厘金漏規頗多，不必作弊，頗有若干好處，奔牛在丹陽縣境內，爲全省水運要衝，與上海，大散關，瀏河，號稱四大金剛，上峯專用以來調劑屬吏，考成比較多好，也不能久於其位，光甫這次卸任，總算剩了點錢，回省稟見，重就撫幕，不久便值辛亥革命，本來革命黨，人數不多，器械更是缺乏，按說極難成事，無如政治腐敗，當道昏庸，江南民智，較爲發達，受了革命黨人，報紙宣傳，心早離叛，黨軍還沒有一個到達蘇城，早已謠言大作一夕數驚，當謠言最盛這一天，共總祇有四個革命黨，年紀都在二三十歲之間，公然直入撫衙，要撫台率領全省獨立，共舉義旗，程雪樓和四人見面之後，匆匆沒費多少唇舌

，便自成交，當時通電獨立，自任江蘇都督，響應民軍，四人見電發出，方始離去，內一西裝少年携一小木箱，人多說是炸彈，因是和平解決，也未開視，來人會說，民軍已將壓境，可是好些天還沒見民軍影子，後來漸有黨人出入撫衙，又說因都督深明大義無須用兵，現在大軍都打南京去了，當時身經其境的人們事後說起，比時革命黨除諸首要外，多是少年浮囂，烏合之衆，滿口新名詞，躁妄淺薄，言行舉動，無不幼稚，他處無論，其光復蘇城一役，直同兒戲，自來成事，從無如此之易者，民心不附，固是致命大傷，然亦有數存焉，光復以後，程雪樓不久辭職，隱居滬上，光甫閑了兩年，家況日窘仗着寫得一筆好字，名滿江南，每年祇得兩千元收入，手散好交，又喜收藏，仍不敷用最後無法，考取了縣知事，仍在江蘇候補，兼着賣字生涯，總算江蘇省長齊耀琳，頗念年誼，先委了些短差，最後委署六合縣知事，到任未滿一年，便病故在六合任上，元蓀聰明好學，最受父母鍾愛，自十二歲起，便隨父宦遊各地，奔走到的地方頗多，游歷了不少名山大川，所以外邊情形頗熟，元蓀還有一個長兄，名叫厚成，人甚良懦，入學不久便停科舉，又入江蘇法政學堂讀書，畢業第二年便值光復，先任了幾任典獄官小差使，後來解職，隨在父任，元蓀之母李氏也是名門之女，工詩善畫，頗有才名，這時元蓀

年祇十九，已考入蘇州天賜莊東吳大學預科，才升第二年級，便因父病，請假往省，不滿兩月，便遭父喪，幫同乃兄，料理喪務，將全家搬往南京，耽擱下來，本心是想再返蘇州求學，無如全家上下十餘口，父親所遺宦囊，連同遠近親友的奠儀，共祇剩了三千元左右，珍貴的衣飾書畫文玩，早前些年當賣殆盡，長兄尙在賦閒，就能謀到一事，也不過三四十元的小位置，這大一家人，如何能够擔負，遲早將這有限幾千元，賠墊精光，仍是不了，年青人多苦無妨，母親出身富貴之家，從未受過貧苦，便前些年，家景艱難，仗着父親情面甚寬，又有家藏珍貴之物，可以變賣，加上賣字所得，也祇當時添點愁思，實際未受什苦，豈可使他老年來，跟着兒子受罪，過苦日子，越想前途越害怕，正在愁煩之際，這日恰有一個世交好友張凌滄來訪，見元蓀比前清瘦，滿面愁容，知他幼受椿庭鍾愛，天性至厚，父喪痛哭咯血，幾致危殆，當是哀思太甚所致，再三以老母在堂，任重途遠之言勸他勉抑哀思，並勸出去閒遊一回遣悶，元蓀愛友，綽有父風，凌滄之父，也是當時名宦，兩輩交情，均極莫逆，元蓀父喪才滿週年，守着舊家規矩，除二一小女，偶然來往清談外，祇在家中讀書，兼學一點自己心愛的武功，尙未往酒食熱鬧場中去過，因見良友勸勉殷勤，心也實在是煩悶不過，便向長兄，要了五塊錢，一同

出遊，端陽已過，天甚炎熱，凌滄本意，約往雨花臺品茗，檢買雨花石，元蓀此出，原是敷衍朋友，有什心情，去檢石子，說雨花臺太遠，就在秦淮河下走走，回來到奇芳閣吃點心罷，於是二人一同起身，先到夫子廟前，閒走一陣，天已傍晚正商量去吃小館子，忽又遇到兩個朋友，執意要請二人，到狀元境小樂意，去吃和菜，吃完又要雇船遊河，元蓀不肯，凌滄道，我們祇開往水關一帶納涼，並不擺酒叫局，你又何必如此固執呢，元蓀無法祇得應了，不料那兩個少年執袴，因元蓀年紀雖然最小，因到的地方多，十四五歲，便自出道，吃喝玩耍，樣樣在行，詞令既佳，蘇州話又說得好，尤其是會武多力，走到那裏，不會吃人的虧，知他守禮，明知不肯，故意約吃小館，暗中却命人，去通知一千狎友，和素識的妓女，到時趕來，元蓀自從十五歲，隨父親南京候補，結交了許多小朋友，始而世交往來，至多同出遊玩，或往茶樓品茗，吃個小館，日久朋友越引越多，內有好幾個執袴子弟，提頭一引誘，多數走入狎邪，吃喝嫖賭，無一不來，元蓀在衆中最年青也最有分寸，考入東吳求學，便爲避開這般損友，祇假期省父時，隨他們盤桓幾天，適才上船時，見所雇是隻二號花船，不是划子，心已生疑，果然船還沒開到水關，一千狎客妓女，已紛紛駕小船趕來，牌桌也相次擺上，那些賣零吃水菓，各駕小船

圍着花船叫賣，亂成一片，心中好生不快，無如素常對友隨和，不願得罪，表面上仍自敷衍，這一局直鬧到半夜，元蓀連告辭了幾次才得脫身，到了大油坊巷寓所下車，敲門進去一看，前兩層屋宇，都是靜悄悄的，有的窗戶上，些微透出一些燈光，知道家人熟睡已久，便把脚步放輕一些，周家共是五開間三層院落，最後一層，佔地獨廣，二層中堂屋，供着祖宗神位，周母住上首緊裏一間，元蓀獨住對門兩間，一作書室，一作臥室，院子寬長，有兩個大花台，種着好些竹子芭蕉，晴夜無雲，上弦月色，甚是光明，元蓀踏着滿地清陰走進，見母親屋內燈光外映，不知睡熟也未，心中方自懸揣，一眼望到堂屋當中神案上，那盞神燈，燈芯低垂，結着豆大一朶燈花，殘焰搖曳，半明不滅，昏沉沉，照在牆上，所懸亡父的遺容上面，全是一派陰鬱淒涼光景，心裏一酸，又想起日裏，爲一般朋友強留，連照例晚香，也未得燒，越發難過，眼淚水由不得一點一點的連滴下來，隨走過去，將神燈剔亮，取了一束香點燃，插在爐內，叩了幾個頭，起身重又走到神案前，含着眼淚，仰望遺像，低喚道，爸爸呀，兒子年輕，學業還沒有成就，照這家景，學堂是恐怕進不成啦，爸爸靈柩未葬，媽媽年老多病，哥哥又是沒有資格，學問更是平常，這大一家人，將來怎麼得了哇，兒子連愁了好多天打起一點主意，

爹爹素來心疼兒子，去世那幾天，雖然夢過兩回，祇和平日一樣，沒有一句話教訓，現在連夢都沒有啦，定是兒子不孝，不能仰體親心，爹爹生嗔氣，一點跡兆都不見啦，爹爹陰靈不遠，今夜務必再賜一夢吧，似這樣飲泣吞聲祝告了一陣，方始回到房內脫衣臥倒，越想心越悲愁，翻來覆去祇睡不着，正在傷心，忽聽堂屋，有了極細微的脚步之聲，一會走進房來，靜心一聽，竟是母親，一看桌上洋燈猶亮，才知睡時，祇顧傷心，燈光忘了捻小；致將母親驚動，連忙拭乾眼淚爬起；周母已緩步走進，元蓀陪笑問道，媽媽怎沒睡，還是剛起的麼，周母道，你同張世兄走後，我以爲你們在外面，吃完夜飯，再逛河邊，十點前後，總該回來了，那曉得十二點還沒回來，你常在外跑，我到不甚耽心，但是今晚乘涼時，接了北京你姊姊來的一封信，信封寫着你哥哥，對你兄弟姪兒，一字未提，本信許是給你哥哥的，另附給我一張，你哥哥怕給他的信上，有什不檢點的話，怕我看了生氣，所以未給我看，我想等你回來商量，剛看見你屋燈光，才知你業已回來，現在我屋鐘，都打三點，世兄弟交遊，原所不免，祇不要玩得太夜深了，今天我午睡很長，心又有事睡不着，我怕你回來晚了餓，留得有吃的，快到我屋裏去吃，吃完看信，再說吧，元蓀道，今天本和張世哥，到秦淮河間去吃點心，不想遇見了朋友，請吃



了飯，又硬扯去遊船，所以回來晚了，累媽耽心，下次再不這樣了，剛在船上吃了，肚子不餓，媽把姊姊的信，給兒子看看吧，周母道，你平日食量好，加都得下，何況又隔這些時候，我消夜酒還沒吃呢，元蓀忙道，兒子陪娘吃些就是，隨扶周母，同往對屋裏間，周母道，水盆內冰有一盤涼麪，酒菜作料豆芽，在外套間碗櫃裏，你奶媽也祇剛睡，他也過五十的人了，一天幫我操心費力，不要吵醒了他，元蓀口剛應是，忽聽外屋接口道，二少爺回來了，我先聽堂屋響動，就猜是你，正想去看，你這晏回來，一定累了，我端去吧，元蓀忙答你端不許多，我幫你端去，這答話人正是元蓀小時乳母周奶媽，人甚能幹勤謹，又極忠心，對元蓀更是愛護周詳，無微不至，周母對他也極信賴，一切家中瑣事，都由他掌管，不以尋常女僕相待，元蓀隨即走出，趕進外套間，便悄悄問周奶媽道，媽媽眼圈發紅，別爲耽心我生氣麼，周奶媽低嘆道，二少爺，十二三歲，便一個人上海南京亂跑，今都大了，就回來多晏，太太也沒有不放心的，這都是北京那封信引起來的傷心，你又沒回來，祇我陪太太，勸了一陣，剛巧我白天薰了一隻肥鷄，太太想等你回來同吃，連例酒都沒同吃，元蓀方問，北京來信，說些什麼，便聽周母呼喚元蓀，祇得應聲，幫同周奶媽，端了酒菜，走回屋內，周奶媽先笑道，我真是老糊塗了，眼

面前的蝦子醬油，就找不到，隨即洗手，把雞撕碎，菜碟杯筷擺好，又將涼麵，倒入大磁盤內，加了醬醋豆芽，和榨菜末，再放辣椒油薑蒜汁在內拌好，周氏全家，都講究吃麵，麵係自製，約有綠豆粗細，煮好不過涼水，用茶籬略為攤勻，乘着餘熱，用香油扇過，再用扇子將他整扇乾水氣，懸向水井之內，放在盤中，一根是一根的，加上調味配料，色彩鮮明，吃到嘴裏，涼爽清腴，端的色香味，三者俱全，元蓀見棹上，除薰雞外，還有一碟香乾，一碟是拌辣黃瓜，一碟乾開洋，便用暖瓶中熱水，將酒斟上，周母也沒有再問什話，笑對周奶媽道，你陪我這半夜，想已餓了，這又沒人，一同吃吧，周奶媽笑道，多謝太太，我還不餓，等二少爺吃完，再吃吧，周母道，你是我家有功之人，難得今夜清靜，我這時已然想開，一晃天亮，大少爺一走，少奶不到過午不來，多睡也不要緊，難得煞回夜，你也好喝，正好我娘兒三個，舒舒服服吃一頓，你各自坐下，不要拘了，元蓀聽母一說，早跑去取來一份杯筷，放在橫面，周奶媽祇得笑謝，陪同坐下，元蓀見他不肯多吃，便給他夾了好些菜在碟裏，周奶媽笑道，二少爺，我吃不進這多薰雞，四少爺直說，叫我撕個翅膀給他啃，我見孫少爺孫小姐，都在旁邊，這個也要，那個也要，給不完，沒有給他，薰好開飯，一耽擱就忘了，這時想起，怪對不住他的，剩的

給他們明早下稀飯吧，天太熱，等中飯吃，怕要餓了，周母笑道，你一年到頭，不是顧大的，便顧小的，深怕委屈了那一個，他們那樣沒吃到，你難得一回，留什麼，周奶媽祇挑些空骨頭就酒，好的仍然留着，元蓀見母親神色還好，不敢再提那信招老人心煩，一邊陪飲，吃些涼麵，一邊談些外邊情景，不覺天已大亮，元蓀道，媽請安歇吧，天都亮了，周母聞言，倏地眼圈一紅道，你姊姊來信，叫你去呢，周父死前遺囑，本令元蓀，輟學北上，往依乃姊便進學校也在北京，周母過門時，前房子女，多已長大，因性仁柔，時嘔閒氣，長子爲人老實還好，這位前房長女，實是難惹，雖能幹，貌却不佳，嫁時年已三十，人前人後總說親母已死，只有生父，和一胞兄，總算遠嫁北京，不常歸寧，元蓀好些閒氣，自己所生三子，元蓀最長，不捨遠離，恐在京受氣，每現於詞色，元蓀仰體親心，永不提一走字，連日一想到出外謀生，便覺兩難，聞言立道媽莫傷心，兒子就在南京打主意，不捨得遠離膝下的，姊姊信也沒什好看，兒子不看了，我跟媽捶背請安歇罷，周母嘆道，話不是這等說，你還是趁你爹死不久，人情或者尙在，趁熱頭上，早走的好，株守在此，終非了局，誤你學業前途不說，萬一再到我母子依人爲生之時，那日子就難過了，說到這裏老淚點點直流，周奶媽忍不住，先哭出聲來，元蓀不敢再

哭，強忍悲淚，趕向周母身前跪下，哽咽着勸道，媽千萬不要傷心，兒子必有法子，不會讓我母子依賴人的，周母拭淚嘆道，乖兒子快起來，剛吃了冷麵，我又惹你傷心，招呼停食；本來我想不說的，先怕你說起傷心，不吃東西，挨了半夜，實在是忍不住，說到這裏，聲又哽咽起來，元蓀見母親今日用心，既深且苦，其中定有原因，否則決無如此傷感，不摸清頭緒，無從勸起，適才進房，已看見牀枕下，壓着一信，母親未說，不敢去看，忙道，媽祇傷心何益，我到看他寫些什麼，說時，周奶媽已含淚到外間，打了手巾進來，周母正擦眼淚，元蓀早到牀前，將信取出，信祇一張，大意是說，父親新故，人多累重，遺財無幾，大弟力薄，難於負擔，二弟學問公曠，因得父教，聽說都下得去，應趁這尙能墊補的一二年中，令其輟學，赴京謀事，養家要緊，如再志大心高，想等大學讀完出洋，結果必致兩誤，並勸一切務要儉省，須知現已不是父親在日，可有指望等語，表面爲好，實則爲了胞弟，恐他挑不起這付重担，並想將元蓀母子分開，免得繼母有一成年精明兒子在側，不易受弟媳的挾制，這等居心，元蓀在乃姊奔喪時，已早聽他露出口氣，這次僅是舊事重提，祇話帶譏諷，令人看了生氣，母親原知道，何以如此傷心，必還有原因，回看母親，已住悲泣，便平心靜氣，想了想過去，陪笑說道，

這還不是那些話，媽跟他一般見識則甚，周母道，這位姑太太，沒把我當娘待，已是多年，我原極少爲他生氣，祇不過我觸景生情，想起前途傷心罷了，我兒說得對，單傷心何用，須要想個方法，才是正理，別的都已過去，不說了，祇問我兒真心肯到北京去不元蓀遲疑未答，周奶媽接口道，二少爺沒回來，太太已和我說過，這樣下去不了，本意思叫你到江西去，投楊大人，後來一想，這不是嘔氣時候，姑太太好歹是你姊姊，王姑老爺以前，又到處誇你，人也忠厚，反正不是我們找他，就讓他做這好人，看看有什麼照應，何況京裏考爺朋友又多，好心人總會有兩個，等二少爺到北京，有了好事，再接太太去，到好，周母也道，你說南京謀事，那是不行的，一則這裏局面較小，如今不比前清，你只看你爹爹那等少華能幹，固然他有氣骨，不屑鑽營，可是浮沈宦海，有什起色，就是後來這一任，一多半仍是京中親友之力，我兒年紀又輕，有這般世弟兄，年青朋友，混在一起，就謀到事，我也就心，在此終是有損無益，我想了又想，趁着現在盤川還不爲難，快到北京去謀事不說了，如若志在讀書，京中那些年交世誼，同鄉親友，真要發奮用功，也總不致於無人相助，你伯伯和大房裏的大哥姪子，又在天津，怎麼也不致無所依歸，我想再過幾天，決定走吧，現在母子各不相捨分離，日子是長的，一天

天下去，怎了呢，元蓀是想北上謀事，祇恐慈母不捨，難決去留，一聽母親口氣堅決，情知昨日出門，必有嘔氣的事，母親向來涵忍不說，恐勾起傷心，也不便問，陪笑答道，媽的意思既然這樣，兒子到北京去看一看，不好立時回來，再打江西主意，至多糟塌點川資，也不要緊，周母哭道，你想得來去到容易，我本有多少話，和你商量，不知如何，一句也想不起，我最喜家庭和氣，你是要走的人了，羅女終是你的長嫂，看你大哥身上，也須讓他幾分，什事不可計較，免得傷了感情，你走後我不好處，我也倦了，熱天不用招呼，你快睡吧，元蓀聞言，越起疑心，見周奶媽紅看一雙淚眼，在擦桌子，偷偷使了個眼色，然後向母，道了安置，退回房去，等有一會，周奶媽走來，元蓀知母親入睡，便問昨日家中，可有什事，周奶媽含淚一說，才知走後不久，長兄忽接鎮江父執來信，命即前往，也未提說什事，匆匆起身，乃嫂羅氏因乃姊來信調唆，丈夫一走，便向母說，現時公公所剩，不到兩千塊錢，家用這大，二弟還是不知艱難辛苦，日常向媽這裏要錢，出外遊蕩還不够，今天又向他哥哥，要了五塊錢，書是沒錢供他讀了，媽又不捨叫他出門找事，他偏亂用，哥哥又沒本事，怎養得起，固然這錢是公上的，沒分家的弟兄，不是不能用，用完了呢，還不是累他哥哥一個，底下閒話尙多，那意思既疑周

母積有私蓄，暗給元蓀花用不以交公，又恐長此動用公款，想把元蓀逼出門去，和乃姊是一般心事，周母聰明而有涵養，先祇微笑不答，後聽絮聒太過，才說你二弟從小就隨他爹爹在外跑，愛和世兄弟們來往，又愛面子，那是真的，可是私底下，極知辛苦艱難，自他爹死，就沒和我要過一回錢，今天必是張世兄來，約他出去吃點心，也許想帶點錢在身上下方便些，才向他哥哥，要了幾塊，家境他不是不知道，怎會常跟你們要呢，羅氏登時寒着臉冷笑道，眼看二天飯還沒得吃呢，還吃點心交朋友，公公交了一輩子朋友，也沒交出什樣兒來，何況老二這點年紀，相與得到什麼好人，不怕你生氣，不是公公怕他，還不會這樣呢，我曉得媽藏的那幾個錢，也偷偷給他用了不少呢，羅氏雖不孝順婆婆，因是大家規矩，以前表面上，還在敷衍，自從公公一死，逐漸放肆，當日更公然侮謾，毫不客氣，周母不願婆媳爭吵，沒再還言，羅氏又說了幾句無理的話，才行走出門，周母觸景傷情，再一想起來日大難，越發悲苦愁急，幾經盤算決計令元蓀進京謀事，好與惡媳分度，免得日受閑氣，元蓀聞言自是氣憤，周奶媽又勸道，太太怕你和大少奶吵架，再三囑付我，莫對你說，你祇心裏知道，就是如和他吵，我遭怪不說，太太更要着急了，元蓀苦笑道，我怎跟他吵架，不過我這一走，媽在家裏，豈不更受他的氣麼，周

奶媽道本來我還不對你說呢，也是想到這層，須要先打個主意才好，他已露出口風，說太太不應用兩個老媽子，我已年老無用，意思想叫我走呢，元蓀聞言，不由大怒道，休說爹爹遺囑，會令你在我家養老，誰也不敢開銷，況且你這將近二十年的工錢，從未算過，還有連年賞錢積蓄，比工錢更多，有千多塊錢，一多半都在前兩年，被媽借來，做了家用，就大哥也借去三百塊，我三弟兄用你的，還不在內，爹爹身後所餘，連同各方賻儀，不下七八千塊，都讓他夫妻把持過去，我難得要一回錢，不過一二十塊，還不願意，可是辦完喪事，爹爹還沒葬呢，就去了，衣衾棺槨，共總才四百多塊，我此時見錢有富餘，力主從豐，他們偏說，願死的還得顧點活的，爲此還爭吵了兩場，你是知道的，以下喪棚酒席，以及儀仗佛經，無一不是當地紳民公送，只在蘇州南京，先後做了二十幾天道場，祇兩次還有幾桌整席，用了百多塊錢，餘者祇把你做的祭席，撤下來吃，就沒讓人知道，連和尚帶錫箔，每次至多花上二十塊錢，這錢都算得出來的，他却天天只念錢快完了，上月還說有兩千多，共才幾天，昨晚便說兩千都不到了，實在家用能有幾何，錢在他手，和飛的一樣，媽和我從沒問過，爹爹在日，錢總放在抽屜，祇我一人，可以隨使用，我從沒妄費一個，臨終遺囑，約計所餘有四千塊，以五百辦喪，提



一千塊與你養老，五百塊作我上南京路費，兩千作爲家用，我共總拿了二十多塊，就說閑話，算他都真用掉，下餘之錢開銷你，全家吃風，他說媽用兩個人不該，他房裏連奶媽丫頭，到有四個，雖然老爺去世，你會說等我將來好了補報，從此不要工錢，莫非連以前的，都不要麼，既開銷你，還有什情分，我知他嫌你是媽得用近人，走也行，叫他拿錢出來，現在不過多餘一雙筷子，事情却比誰都做得多，處處替我省儉，又是媽家鄉帶來的老人，我祇問他，爲什麼前邊養着四五個吃閑飯的，他家人不開銷，單開你一個，他娘家薦的人就好，在任上時，惹事生非，連板子都挨過，人死了還賴在這裏，周奶媽見他越說越有氣，忙勸你輕一點，他要我走，就走了麼，到是我想你走了，太太日子恐不好過，他現在以爲太太存有私房，還好一些，要等錢一用完，看出太太是空的，逼不出來，那氣更難驅了，我想橫順都是不好，大少爺又怕老婆，拿他沒法，以前他不是要分開過麼，趁這時候，還有點錢，率性依他，不說是多，只把太太應得之一千塊拿來，我們搬所小點房子，省吃儉用，怎麼也過上三年，莫非有這三年，你還找不到事，元蓀雖覺所說有理，無如孝友是傳家寶訓，父親在日，吃了大伯父子，無數的虧，祖業全被敗光，從無怨言，餘產更不容說，一則這話不好出口，二則母親還決不許，想了想，

還是自己立志上進要緊，譬如父親故時，仍在賦閑，又當如何，便笑道，我們錢多的時候，不和他分，這時就分到手能有幾何，我自有意不使母親受苦就是，你請去睡吧，周奶媽嘆道，我實在看透他們，橫順將來不管我們，不如早點分開，免得吃苦受氣，到時二老爺也接上了，偏生太太和你，都不肯，二老爺只管放心進京，真要難過，我不用他開銷，先拚老命，跟他要工錢，要到手，把太太接出去住，等你有事，再來接，也是一樣，元蓀見他悲憤流露，勸慰道，他們不會的，老爺才故去幾天，大老爺還要做人不做，照此情形，我已無法求學，莫非有半年的功夫，還找不到事麼，周奶媽含淚答道，噯，那錢照他這樣答法，頂多也只半年，三老爺他們都醒了，少爺睡吧，周奶媽走後，元蓀滿腔心緒亂如潮湧，勉強合眼養神也沒睡着，堂屋內一直靜靜的到了十點多鐘，耳聽堂前周奶媽，在悄聲和女僕說話意頗憤急，知他忠心件事都衛主人，常和僕役們爭論，沒做理會，一會又聽母親也在旁說，二老爺昨晚沒睡好，不要吵醒他，事已過去，還說什麼，少時你跟門房招呼一聲，不要對他說才好，周奶媽道，好在快走了，不然這人他怎麼丟得起，周母隨喚二女僕，到屋裏去，元蓀知又有事發生，心想嫂氏不良，終是女流，不便和他爭吵，自來家庭中，多有難處，不日起身，仍以不理爲是，但一想到此

行前途，成敗利鈍尙難逆料，萬一所謀之事，不够養家，或是日久無成，老母將來處境必苦，不由又急得滿身發熱，再也不能安睡下去，立即翻身爬起，時將開飯，雖是靜悄悄的，實則女僕們，都在整理飯桌，陳列杯筷，剛掀竹簾，女僕徐媽便喊周大娘，二少爺起來了，周奶媽隨由周母房中走出，將臉水打來，元蓀正洗，忽見四弟祥生，挾了書包，氣忿忿跑回，進門放下書包，便喊道，周奶媽，快開飯，我肚皮餓，元蓀掀簾低喝道，老四你也十二歲了，鬧些什麼，飯好了，還不會開，一進門就喊餓，什麼樣子，祥生素畏元蓀，忙陪笑道，哥哥起來，我因爲下午要考歷史，想早一點去呢，你昨天什麼時候回來的，我還有要緊話，對你說呢，元蓀已縮回頭去，祥生隨即掀簾走進，元蓀道，你看你這毛法，說話一點條理沒有，回來不先見媽去，一點規矩都沒有，三弟呢，怎沒有一同回來，祥生道，他下午考地理，怕考不好，正和同學溫書呢，周奶媽今早因爲他要考，給了我們一個銀角子，他分了六個銅板，買些燒餅，和一片板鴨，在學堂當飯吃，不回來了，一會就見媽去，你到這來，我告訴你要緊話，周奶媽道，四少爺你少亂說，二少爺莫聽他，他的話靠不住，祥生急道，不是你還想告訴二哥嗎，怎又攔我，有的你還不知道呢，周奶媽便說，你再亂說，我告太太去，祥生道，這我不怕，偏對二哥

說去，元蓀便道，我也不會聽他的，由他說吧，祥生把話一說，原來羅氏見公公一死，知道家況，祇有日難，沒什大望，難得還剩下七八千元遺錢，立即乘亂慳慳丈夫，把將過來，借着治喪運靈，以虛報實，乾沒了一多半，因嫌元蓀精明強幹，異日恐有違言，並想把下餘兩千元的少數，侵蝕淨盡，然後再設法，與婆婆分居自過，以免長此負累，心目中本就厭憎元蓀，偏生昨日又要了五塊錢出門，越發不快，恰巧大姊來信，令元蓀北上謀事，惟恐母子不捨分離，想藉元蓀上路，借着元蓀年青，不該三朋四友，胡亂耗費爲由，先向周母說了許多嫌話，回到房裏，又把門房當差，叫去吩咐，說大少爺已然出門，下剩盡是小孩，談不到什朋友，以後無論誰來找少爺們，就說太太有話，不許少爺們，與人來往，叫他們以後不要來找，也無須進去通報，少爺們如不願意，就說大少爺說的，不信只管我來問，羅氏也是續弦，前房遺有一子，比祥生長一歲，同在學堂讀書，今早上學，又把許多未盡之言，一一告知祥生，元蓀素喜面子，最重朋友，從小隨父宦遊，十一二歲，便開始結交小友，並且當日就有世交至友來訪，如被無禮之言攔回，臉上怎下得去，聞言如何不氣，當時便要去找和羅氏理論，周奶媽道，我今早就聽張順說了，因是太太再三囑付，並傳話給門房，客來就說少爺有事出門，請他留下地頭，少

時回來說了，自去尋他，等耐過了兩天，你一走，也就罷了，他偏這樣嘴快，多的都忍下去了，何在這一點，算了吧，元蓀想起羅氏種種可惡，因恐母親嘔氣，強忍憤怒，氣在心裏，洗完臉和祥生去見了母親，便開飯，羅氏自從公公死後，本不常侍婆母同食，早命丫頭，傳話廚房，把飯菜分成兩起，祥生忙着吃完，拿起書包要走，行時周奶媽說，三少爺和大孫少爺，都沒回來吃飯，大孫少爺每天，只太太給三個銅板點心錢，必吃三少爺的，兩個人吃那點錢的東西，怎麼能飽，我怕二少爺起來得晏，單做了三十個包子，內中十五個，原打算你們放學回來，當點心的，四少爺給他們帶去吧，祥生接了就走，周母飯後回到房內，對元蓀道，你這乳母真好，什事都想得到，你們將來，真要好生報答他才對，元蓀道，那個自然，周母隨催元蓀出門，爲免應酬承情，雖不必向各家辭行，你那幾處世交至好，也該通知一聲，元蓀道，兒子這次出門，是爲家境所迫，前途茫茫，好壞難定，他們彼此都常見面，又都交好，一露口風，必要餞行送禮，休說無此心緒應酬，這時承了人情，一旦鍛羽歸來，何顏相見，況此去不知何日始有成就，與其把這寶貴光陰，放在酒食徵逐上糟掉，何如在媽跟前，多聚兩天呢，兒子想暫時誰都不說，等到北京，再給他們通信，也是一樣，張世哥同了兩位朋友，午後來訪，兒子請

想周奶媽，添兩樣菜，在家談天，不出去了，周母已知祥生走口，把羅氏不令來客登門之事說了，元蓀留客夜飯，必是有心嘔氣，便勸元蓀容忍，嫂嫂女流，不可爲此明傷和氣，元蓀笑道，我本心是不和他計較的，不過事太難了，樣樣總容讓忍氣，他必當全家都靠大哥，我母子都怕他，現在沒吃他們已是如此，以後更無法無天了，反正兒子一天不能養母，媽終免不了閑氣，到不如給他一點樣子，好使知道我母子不是真好欺的，至於媽怕他吵鬧的話，那更不會，兒子已然想過，包他心甘情願，碰這釘子，弄巧他還說幫着添菜，款待來客咧，媽只和平日一樣，裝不曉得最好，周母終不放心，元蓀道，大嫂爲人刻薄又極勢利，他只知道今天來客是誰，就不敢再鬧，周母問是何人，元蓀道，除張世兄外，那兩人都是他心目中，認作大哥將來靠山的愛子，一個是高崧生老伯的十兒子高成基，一個是他娘家親戚，平時姻伯總裁不離口的二兒子許芝庭，媽請想他敢得罪不，原來高崧生，是丹徒縣知事，是當時官場中的紅人，和周父至交，身前身後，均多助力，新近命周兄厚成，往鎮江去的便是此人，許芝庭之父，爲京中顯要，又是羅氏娘家親戚，新近南來，欲往蘇州，投考東吳大學，昨晚因友及友，在河下相見，知元蓀在東吳讀書過年餘，又久居蘇州，情形熟悉，特來討教，元蓀此舉，另外還有深意，羅

氏早知兄弟在外所結交的都是這類人物，那一番話，也不會說出來了，周母囑元蓀放緩一些，不可做得太過，元蓀道，他太叫人下不去了，本想給他一個大下不來，啼笑皆非，既是媽這樣說法，那我讓他自己先收風就是，周母又叮囑了幾句，元蓀隨即走向前院客廳門首，喚道，張順羅福，打掃乾淨，今天下午，有客來呢，周母父子，御下寬厚，老主人雖死，男僕沒找到事的，仍依舊主人吃閑飯，平日也幫着做點雜事，分點賞錢，年來經元蓀弟兄，四處設法，薦了好些出去，門房剩下的，仍有六人，除張順是多年老僕外，餘者多是羅氏娘家遠房親故，元蓀以前，受父鍾愛，言聽計從，對於下人，又是賞罰嚴明，恩威并用，無形中，養成下人一種敬愛之心，早來羅氏有心找岔，傳話門房，不令來客隨便登門之後，下人們便紛紛議論，俱知此難於辦到，羅氏待人刻薄，只管這些人多是羅家薦來，並不十分向他，一聽元蓀吩咐，打掃客廳，料定有爲而發，都願意他叔嫂當時鬧明，省得當下人的作難，紛紛持了箕帚毛撻，往客廳奔去，厚成夫婦，就住在客廳對過，中進房內，羅氏自然聽見，不由大怒，心想自己才頭一次立規矩，就吃他碰了回來，不特叫人恥笑，以後這小鬼，更沒法制了，有心趕出，與元蓀理論爭吵，無如自忖理虧，元蓀嘴極能說，精明強幹，除却蠻來，絕說不過，一被問住，更是

丟人，婆媳叔嫂不和，只在心裏，從未公然破臉，萬一鬧翻，小兒盤算前帳，質問遺款用途，豈不更糟，想了又想，終是情虛內怯，不敢驟然發難，待了一會，隔着窗縫，往外一看，下人們正在踴躍從事，隨着元蓀指揮忙進忙出，實忍不住忿恨，便令心腹丫頭萍香，去喚羅福進來，並令做作旁觀，探聽元蓀詞色，對下人們，有什話說，一會羅福走來，羅氏見他泥污着雙手，臉上好些灰塵，不由怒道，什麼事要你跟人家這樣效力看你這鬼樣子，你到底是在吃那個的飯，羅福原是羅氏遠房族兄，見羅氏無故惡語相加，不由發了湖南人的戇性道，我吃那個的飯，我吃周家的飯，二少爺是小主人，他叫我做事，還有不做的嗎，本來大客廳自上月起，就沒開過門，昨天來客，還是在書房坐的，就沒二少爺的話，我們今天，也打算打掃了，莫非我們盡吃飯，不做事到好，這也拐麼，羅氏見他出言頂撞，越怒道我今早晨怎麼招呼你們的，老爺不在，大少爺出門，家是我當，客廳收拾完，把門跟我鎖上是客不見，傳給他們，不聽話都滾，羅福年老性耐，只管羅氏援引，却不忿他近來行爲，聞言越發大聲答道，二少爺自來客比大少爺還多，老爺在日，通沒說過一句，再說後面還有太太，你不許客登門，先跟他們說明了來，就這樣悄悄囑付我們，把客擋出去，當下人的，沒這道理，這裏不吃飯，別家還吃飯呢，不



能壞良心，錯了規矩，羅氏他這麼一說，羞惱成怒，桌子一拍，剛要就勢發作，萍香忽然飛步奔入道，京裏許總裁舅大人的二少爺來了，原來羅氏之父秋谷，由前清起，便經芝庭之父，提携推舉，在江蘇任了好幾次閩厘金，只爲性情迂腐，不通世故，錢都爲人中飽，並無餘資，現在江蘇候補，許家是他惟一奧援，敬若神明，芝庭到前，乃父先有信來，秋谷還同了二子少谷幼谷，親往浦口迎接，芝庭年少倜儻，不耐秋谷父子寒酸迂腐，一任殷勤留住，推說早有前約，堅持不肯在羅家下榻，却去住在鈔庫街一個父執家內，勉強到羅家，吃了一次接風酒，便不再往，秋谷父子巴結不上，引爲奇憾，只得把家藏一部明板四書，和一些文房四寶，當着禮物送去，芝庭勉強收下，扔向一旁，看也未看，羅氏一聽他來，不由大驚，暗付昨晚兄弟幼谷來說，芝庭應酬甚忙，今晚父親請他吃飯，都沒功夫，偏生陪客，都是官場中人的紅人，不能像上回一樣，因他道謝，打退堂，白花了許多冤枉錢，還在心痛，怎會有此閑空，到這裏來，芝庭小時，本和自己見過，必是因親及親，不知丈夫出外，看老表姊來了，想不到他年紀輕輕這麼周到，真是可感，請還請不到，那有擋駕之理，可恨丈夫不在家，雖然便宜對頭，也叫他見識我娘家，也有闊親戚，只顧驚喜交集，也沒細想，口早忙着說道，羅福，許總裁的表少大人

來了，快招呼二少爺，代我陪一陪，我換完衣服，就出去，該死的東西，你們只顧盡吃閑飯，客廳閑着，也不打掃，書房裏盡是書，陳設都沒有，多小家子氣，一面急喊王媽，打洗臉水，把少爺們找來換衣服，萍香快到前頭去，招呼他們，叫少爺怕他見怪，京裏來的，要叫大少爺快端煙茶點心，外邊沒有的，到我房裏來拿，羅氏這裏手忙腳亂，羅福已從窗縫裏，瞥見芝庭，是與張凌滄同來，另還同有一個少年，由元蓀迎向客廳以內，知是來訪元蓀的，因憤羅氏斥罵，也不說破，聽他出爾反爾，本心還想還問他幾句，羅氏已忙着把話說完，急步往裏套間走去，只得氣忿忿，退向門房，告知下人們，俱都竊笑不置，其實元蓀本意，事先點破，將來客是誰說出，還沒等到機會，羅氏便把羅福喚進，隔着天井，發出惡聲，元蓀覺他太下不去，心想好在高張二友，總角至交，無話不說，今日留他吃飯，本欲以家事相託，無所用其避諱，芝庭雖然初交，總還投契，他正是羅氏的娘家親戚，如來撞上，使知羅氏爲入也好，率性等他對面鑼鼓，明開出來，再作計較，便把氣沈下去，明見萍香在側，下人們偷偷互使眼色，只裝不聽見，一言不發，依舊從容指揮群僕，整理几案，剛把客廳收拾完竣，忽然門房一個的住閑僕人，持着名片跑進，恰巧萍香探看不出動靜，又聽上房主僕吵鬧，正由廳房走出，迎頭撞上

那僕人原是羅家薦來的，一見萍香，忙道，許總裁大人的二少爺來了，快跟少奶回一聲，張凌滄是來熟了的，高成基雖和元蓀闊別了一年，但也是通家世好，自來不用通報，只芝庭是初次登門，萍香刁鑽靈巧，頗認得幾個字，見名片只有一張，名字又與主人連日所說相似，急於討好，口問得一聲在那裏，人早甩開大腳，往上房跑去，報完喜信便領命跑出，裏外傳話，見人便說，許少二大人來了，你們還不如如何如何，見了周奶媽把眼一斜，嘴一撇，彷彿主人來了闊親戚，他也跟着光輝長了身價似的，他這裏得意忘形，正在廚房裏，向廚子傳話，一面向後院中洗衣的女僕們，照着平日所聞，繪影繪聲說得天花亂墜又約定等少奶請客，進到內庭時，再去偷看二少大人，穿什闊衣服，是和洋鬼子一樣不是，誰知主人羅氏，業已啼笑皆非，說不出的苦，原來羅氏一邊忙着梳洗更衣，先想二表弟難得光降，理應備席款待，只不知他應酬那多，留得住不，又想還是一邊挽留，一邊着人雇一快車，與娘家送信，將父親兄弟找來，留得住不特面有光輝，父親也必誇讚自己能幹，留不住他，也可和他說些話，求他寫信與總裁表舅，請他給省長來信，催催父兄，所求的差事，早日發表，省得老要自己賠墊家用，只白便宜老二，跟着白吃一頓席，有點美中不足。想到這裏，忽想起心腹丫頭傳話未歸，別的女僕，非

說不清，罵了一聲死了頭，正要着人去找，忽聽過廳一陣脚步之聲，命所用楊媽快看，回報說是二少爺，陪了許二少大人，和常來的張大少爺，還有一位高少爺，同往上房，給太太請安去了，羅氏聞言又驚又怒，以爲元蓀先令打掃客廳，必是所約朋友，也在此時走來撞上，怒罵老二真該萬死，來了狐朋狗友，不避開反倒拉攏在一起，二表弟是知禮的，不知堂上不是親婆婆，按着京裏規矩，故意客氣，說要登堂拜母，他拿人家屁股當臉，也不怕折他母子的壽，就實受了，幸而他娘，這點還明白，必不敢當，否則他幾千里跑來，又是洋學生，却給一個窮老寡婦，叩了頭回去，還有不生氣的麼，再說自己也對他不起，也真該死，這樣至親，他與周家，屁都不認得，一到就請進來多好，偏要打扮，叫這二死鬼去陪他，只說常跟他爹應酬，丈夫也常誇他，會交接人，他却得了意，這樣該萬死，如此得罪人，惹出亂了，怎麼得了，越想越急，一邊痛罵元蓀，連娘家人，都忘了着人去請，急匆匆扣好衣鈕，跑着碎步，往上房趕去，這時來客，已在元蓀臥室外間落坐，羅氏進門一看，周母似要走出神氣，來客俱都起立相送，元蓀知他來會芝庭，怕把人認錯，忙說，嫂嫂，這位就是許二哥，張凌滄和高成基在旁，喊了聲大嫂，正待行禮，羅氏對於元蓀之友，素來的敵視厭嫉，況在今日之下，越發氣不打一處來

竟連理也未理，只裝着一臉假笑，對芝庭拜了兩拜道：「昨天才聽幼谷說，二表弟來了，好幾天，因表姊夫不在，還沒過去看望，二表弟倒先光降，真太客氣了，怎麼敢當呀，二弟也太簡慢，這裏怎麼能待貴客，快請二表弟，到前面內花廳去坐吧，芝庭與成基，是世兄弟；未來時，已由張高二人口中，得知這位表姊的爲人，在京時常接秋谷父子與父來信，無一次不是恭維得肉麻，本就嫌惡羅家卑鄙，有了先入之見，再一見他冒冒失失走進，婆母來客，凡人不理，張口就是一大套貧話，心中老大不快，還禮之後，也不答腔，祇拿眼望着羅氏，看他有完沒完，周母本要回房，見張高二人，是面帶忿色，僵在那裏，羅氏又絮聒不休，意似立時便把芝庭請走，芝庭却並不領情，面上反現鄙夷之色，與羅氏未到以前，談笑風生，迥乎不同，這般年青人，多不會做假，既恐芝庭，話答不圓，無法下台，又恐愛子暗中使壞，要令羅氏丟人，忙接口道：「我原說這屋小，又沒收拾出來，你陪諸位世哥，到花廳坐吧，周母原是好意，芝庭見羅氏目中無人，周母反敷衍他，證實人言不謬，心更厭惡，情知羅氏誤會，當自己是來看他，有心點破，忙恭答道：「小姪昨晚，和二哥一談，佩服非常，今日專誠來跟伯母請安，不想伯母二哥，盛情款待，賞吃晚飯，小姪不久蘇州求學，正好趁這時候，和二哥討教，這屋又清靜，又

雅緻，並有二哥書畫詩文，可以拜讀，再好沒有，自家弟兄，何必客氣呢！芝庭滿口京話，羅氏湘人，祇明白得一半，先沒聽出口風不對，因芝庭居然答應留吃晚飯，不禁觸動心思，對元蓀的氣也消了一半，心想這小鬼真會應酬，果然處得滿好，等話說完，搶口答道，二表弟在京裏，什麼好的沒吃過，家常便飯，怎吃得下，快叫他們莫添菜，二表弟剛一來，我已叫人到聚賓樓，叫了一桌魚翅席，因沒人陪，正打算去請爹爹，和大哥幼谷他們過來作陪呢，這末兩句，正犯芝庭大惡，不由把臉一沈道，表姊這樣費心，那我祇好走了，羅氏還當他謙讓，笑問這點小意思，二表弟還和老表姊客氣麼？芝庭冷着一張臉笑道，我今日本是約了張高二兄，專誠拜望元蓀二哥，並跟伯母請安來的，平日最怕和官場中人鬼混，又知伯母這裏，有一個周奶媽，做得一手好菜，元蓀二哥，更是一見如故，一聽留我吃飯，既可暢談，又吃好的，痛快極了，我怕拘束，表姑父府上，改日得空再擾，今天最好就我們幾位，陪伯母同吃一頓痛快飯，誰也不要，酒席更來不得，仍照原議，我就領謝，不然祇好心領，請三位世哥，到外邊吃去了，羅氏人本聰明，當時祇爲生氣糊塗，以致言動失次，等到把話聽清，才知芝庭此來，專爲拜望對頭，不特與己無干，並連父親兄弟，都在厭棄之列，不禁氣得手涼心戰，木在那裏，做聲不

得，張高二人見了，俱都好笑，周母人最寬和，見芝庭對於這位多年不見的表姊，一再予以難堪，毫不假以詞色，雖知少年執袴，多半狂妄任性，但是羅氏全家，如不恃爲靠山，也未見得便這樣直言奉上，由此更見依人之難，心中起了感觸，又見羅氏連羞帶急，臉脹通紅，恐其難堪，便笑答道，諸位世兄，既不嫌斗室狹陋，請坐下談吧，用完點心再商量，離夜飯還早呢，隨指成基，對羅氏道，羅女這就是鎮江羅老伯跟前的三世兄，你祇願招呼遠客，還沒見過呢，羅氏原當成基，與凌滄一樣，都是羅家候補的兒子，因恨他是元蓀的朋友，進門時心還打算，叫元蓀把二人，約到外頭去吃，只留芝庭一人在家，把父親兄弟接來，同吃這桌席，再向芝庭，說三人如何壞法，免得對頭吃了便宜，還巴結上他家的闊親戚，立意想將二人僵走，明明聽見叫應，故作未聞，萬沒料到，那一位雖然情意不投，到底其父尙受恭維，加以多年戚誼，不過小的不肯幫忙，還不致於大碍，這位却是現鈔實惠，乃父昨天才將丈夫喊去給事做，巴結還巴結不上，怎到得罪了他，聞言頭腦轟的一下，把適受的羞慚，全部忘記，紅臉當時還了白色，忙接了口道，原來是高三弟麼，我因舍表弟，千里遠來，多年未見，又知他連日應酬甚忙，難得二位世弟在此，急於將他留住，由二舍弟代作主人，吃頓便飯，祇願說話，沒先顧得見禮

真是荒唐極了，我們兩輩世交至好，請三弟不要見怪吧，隨說早福了兩福，成基一面起身還禮，笑答大嫂與芝庭兄，至親久別，急於相見，乃是人情，怎說見怪的話，大嫂太客氣了，周母明知成基鄙夷羅氏，應對却極謙和有禮，面上一點不顯，比起芝庭，挾貴浮傲，要强得多，不禁暗中點頭，本要回房，由小弟們自在言笑，因羅氏尚在房內，祇得重又坐下，羅氏祇管心中氣急，表面上還得老着臉皮，格外周旋，敬烟讓茶，忙個不休，一面向成基拜託，照應丈夫，在老伯前，代為吹噓，一面又向芝庭請問，表舅父母兄嫂全家老少人等安好，並探訊京中景物人情，在他是既恐冷淡了娘家奧援，又恐得罪了丈夫的鐵東，意欲面面週到，不料這兩個，都是新人物，最厭惡這些家常絮聒，成基還看在元蓀弟兄分上，隨口敷衍，芝庭從小嬌慣，本是膏粱紈袴，又染上一身學堂中的壞習氣，似羅氏這等婦女，便羅家不靠乃父提拔，也是厭煩已極，先還勉強哼哈，後來連聽都懶得聽了，周母見元蓀，祇與凌滄閒談，永不設法轉圜，芝庭臉上已大帶出有氣神色，羅氏仍不知趣，祇管絮聒，便笑問道，許世兄想是吃你們家鄉口味，看該怎麼鋪排去，招呼一聲，世兄們既不嫌家常菜草率，那酒席就回了吧，羅氏何嘗看不出風色，祇爲家傳勢利天性，把這兩位少年貴客，看得太重，起初以爲應酬殷懃，是生平拿手



，那知全用不上，一進門便隔膜，越急越想敷衍挽救，越敷衍越糟，看神氣，偷偷去接父兄，怕芝庭不見人就走，立予難堪，求榮反辱，不去接，日後知道，也非落埋怨不可，就此負氣走出，又恐將人得罪，左右爲難，連暗急帶暗氣，鬧得神志昏亂，舉動乖乖，聞言知道婆婆給他開路，忙接口笑道，我也真糊塗，祇願陪表弟世哥說話，也忘了到廚房看看去，他們素來小家子氣，曉得亂做些什麼，表弟高三哥，這樣客氣，那我就便誠待承了，祇是陪客少些，太不恭敬，我看還是把幼谷找來吧，都是同年紀的弟兄，又沒拘束，也熱鬧些，他蘇州情形，比老二還熟呢，羅氏原是心還不死，又見成基在場，想借此給娘家一齊拉攏，特意試探口風，按說主人這等說法，客人任多不願，也無見拒之理，芝庭偏發了大爺皮氣，惟恐信一送去，老少三厭物，一齊光臨，忙接口道，表姊不必費心，我怕人多，情願那天有空，自到表姑丈府上，費兩個鐘頭，去領那一頓盛宴，今天最好容我們哥四個，痛痛快快，在這屋裏，談到天黑，擾了伯母賜的便飯，再由我作東，到河下，涼快一會，再好沒有，不論誰，添上一位，就沒意思了，這一釘子，惱得羅氏，頭暈眼花，說不出的苦，沒奈何祇得忍氣吞聲，陪笑答道，那我祇好恭敬不如從命，要到後面招呼他們，暫時恕不奉陪了，又對元蓀說，二弟幫我作回主人，我調

度他們，把菜做好再來，成基凌滄並起立說，大嫂不必太費事，芝庭却裝着看牆上字畫，理也未理，羅氏含笑走出，才出房門，那眼淚早忍不住流了下來，剛走到院裏，又想起芝庭口口聲聲，說是老太婆賞飯，好歹也使他承自己一點情才好，故意高聲道，萍香，今天待客，用多少錢，都由我付，用什東西，也到我屋拿去，這時周奶媽，在廚房中，安排夜飯菜，另一女僕正端點心，羅氏自用女僕，向不許給裏院做事，羅氏說完一看，身側一人俱無，料知來客，已然聽到，惟恐眼淚被下人們看出，本來不會烹飪，忙自回轉屋去，萍香在廚房裏，吹了一陣，先聽老僕張興，來喚周奶媽和徐媽，說太太叫就去，又待一會，便見周奶媽到廚房和麵做水餃子，叫廚子買菜，因剛才對人白眼，素又不和，不便明問，以爲二少爺又在家請客，明與主人作對，想探明下落，好去報信，便守在旁邊，沒捨得走，直等周奶媽，做完點心，叫徐媽往上房端，剛想起主人的關親戚，不知請進見面也未，跟着便見本房奶媽走來，說許二少大人，早到後院，少奶也趕去了，孫小姐孫少爺都打扮好，許二少大人老不見到前邊來，你偷偷問問少奶，看是在房裏等，還是抱進後院去，萍香一回頭，瞥見徐媽，用提盒端了點心，在和周奶媽使眼色，覺出事太奇怪，隨口問道，徐嫂，我們許二少大人，怎會到你們屋裏去的，徐媽冷聲

道，他是拜我二少爺的客，你叫他到那屋好呢，萍香看出神情有異，再問必無好話，慌張張，往回就跑，原意到後進，探個縫情，剛由偏院，繞向二進屏門，恰值羅氏含着淚眼走來，迎頭遇上，羅氏怒火頭上，正無處發洩，照臉就是一個嘴巴，低聲怒喝，死丫頭，往那裏撞魂去了，一走就不回頭，萍香的臉，立時腫起半邊，知道羅氏皮氣那敢分辯，強忍痛淚，隨同回屋，奶媽只顧記着，主人所說，京裏來人，手頭大方，貪圖分提孫少爺小姐的見面禮，也不看看主人風色，羅氏一進房，便笑嘻嘻道，孫少爺孫小姐，早打扮好了，少奶老不來叫，剛穿新綢衫上，已沾了一塊，快領去跟二少大人磕頭吧，看又看不住，再等一會，更要弄髒了，羅氏見一子一女，俱已打扮齊整，奶媽一說，都跟着搶說，我看表叔叔磕頭，我不哭，有錢買糖吃，越發傷心，氣頭上本想斥罵幾句，一想不妥，話又忍住，便遮飾道，二表老爺，這時正跟老二他們，打聽往蘇州考學堂的事，先莫去打攪，把少爺小姐，領到外頭玩一會去，等吃夜飯前，再進去見，也是一樣，奶媽正要還言，先喊萍香的一個，也自回轉，早訪出一些真情，朝同夥，使一眼色，各抱所喂小孩，往外走去，羅氏忙喊萍香快跟出去，萍香巴不得立功自見，匆匆趕出，房中只剩羅氏一人，靜中尋思，滿想娘家關親戚，來給自己作臉，誰知反和對頭親密

，人大概是丟定，父兄知道，決不會怪芝庭天性涼薄，必說自己不善使手段，替婆家借錢，不好好招呼，把芝庭客套，認以爲真，沒去接他們來，這夾板氣，如何受法，又想起自己嫁時，婆家正當盛時，婆婆出身大家，又是後娘，必不好處，那知既沒嫌自己賠嫁菲薄，相待更是溫厚，只爲受人蠱惑有了成見，始終貌合神離，日久天長，益發肆無忌憚，昨天對他那樣難堪今天還是好好的，處處都給自己留臉，不然的話，老二再一使壞，還更不好落場呢，可恨老二，許芝庭來看他，事前不說一聲，已經該死，高世兄來，也不打個招呼，讓我怠慢人家，就說恨我不該囑付門房，不許他會客，現時全家總是靠你哥哥來着，把他上司兒子得罪，幸虧這人真好還算運氣，不然回去對他爹一說，當時下條子，把差事一撤，看你母子，日後跟着我們吃風，越想越傷心，心本就痛恨元蓀，疑他有心使壞，萍香忽從外跑進，見羅氏臥倒在林淚眼未乾，知他傷心已極，恐又打人生氣，正待輕輕閃出，先避一會，羅氏已然瞥見，將萍香喚至榻旁，悄問周奶媽，說些什麼，萍香便照所聞，添枝加葉一說，羅氏本就嫉忿，再把萍香所說，細一推詳，越以爲元蓀不但故弄圈套，使他丟人，並還向芝庭離間，不知說了他和娘家多少壞話，才致受此惡氣，否則，芝庭至戚世好，自己好心恭維他，平白無故，怎會這樣給人下不去

，越想越對，竟把所有怨毒，全種在元蓀一人身上，咬牙切齒咒罵了一陣，眼淚不知落了多少，後來是萍香勸道，少奶身子要緊，氣壞了來，仇人更稱心哩，許二少大人，不過京裏才來，上了人家的當，其實親的還是親，過天明白過來，還是幫我們，現在門房廚房，那些下人，都覺得許二少大人，是老二請來的，活像連親戚都不是我們的了，少奶要不到後院去陪客，更顯他們說得真了，先前聽周老太爺的話，就嘔死人，外老太爺二天知道，還當是少奶怠慢了呢，少奶要把眼睛哭腫，不是白叫老二和周老太爺他們開心如願麼，我看賭氣有什麼益，不如打扮打扮，到後院去，也免得叫老二，祇顧和許二少大人挑嘴，一面把外老太爺大舅老爺三舅老爺接來，老二多會拍馬屁，也抵不了外老太爺，是真親戚，又是長輩，一句話就把二少大人請到我們屋，硬把這口氣爭回來，叫他們巴給不上，落個空歡喜，看看還有什麼話說，羅氏不好意思說芝庭對他父兄也一體厭惡，嘆道，傻丫頭，我還不曉得，要你提醒，本是打算這樣的，不過我和二死鬼，仇深似海，二少大人已然上當，被他哄來，我如一爭，到顯小氣，並且還有鎮江高大人的少爺在一齊，大少爺正靠他爹升官，他和二死鬼，早就相交，我決不能請他進屋，那麼一來，不把他又得罪了麼，你說得對，親的還是親的，遲早有明白的時候，樂得讓他

母子，代我請娘家人，他們年輕，又喜歡說笑打鬧，我這老姊老嫂的在場，終是拘束，我想等快開席再進去，午覺還沒睡，你不必侍候，還是到下房去，留神探聽，遲早總叫二死鬼，知道我的利害，萍香年已十五，貌娟頗秀，原是羅氏藤條竹板下磨打出來的人才，因極機警靈巧，工於獻媚，近年羅氏當他心腹，已輕易不事樸朴，今見羅氏又動手打他，惟恐此張一開，重陷慘境，一聽羅氏口氣，覺出寵仍未衰，寬心放太，樂得迎合主意，還可借此偷懶，在下房中，去與人說笑，立即應諾，退出不提，羅氏離開元蓀書房，周母也自回房，主客四人，暢談甚歡，元蓀早把心事，暗告凌滄，託其日後照應母弟，凌滄自是一口應諾，芝庭成基，俱不知元蓀日內起身，還在再三邀約，飯後同往秦淮泛舟，再續昨遊，元蓀堅辭不獲，祇得應了，談到傍黑，羅氏才引了一兒一女，去拜見表叔，順便也給成基凌滄行禮，芝庭本想給見面禮，因當着成基和凌滄，不便拿出，成基又碍着凌滄，都打算背人交與元蓀，轉給小孩，羅氏子女向凌滄禮拜，尙是初次，凌滄知芝庭成基，都是關少手筆，拿少了，相形之下難看，意欲改日送點東西，當時都無什表示，元蓀兩弟一姪，均早放學歸來，都在室中，陪客說笑，就此岔過，一會開出夜飯，飯後芝庭便忙着催去，竟把打發小孩之事忘却，羅氏又是一氣，這晚芝庭成基，

事先便向周母請求，准許元蓀晚歸，元蓀到了船上，無可藉口，連辭幾回，都被衆人強行留住，直玩到天亮後，才放回來，夏天夜短，人都起早，元蓀到家，天已七點，路上遇見兩弟一姪上學，車行甚速，未及問話，便自拐過，元蓀回顧兩弟，回頭高呼二哥，料知昨晚走後，羅氏又有閑話，見車行已遠，心想我是要走的人，好在母弟已託有安人照應，理他則甚，便沒做理會，周家二層過廳左首，便是羅氏的三間臥室，元蓀到家進門，正往裏走，忽見萍香，揭着門帘，往外探看，見了元蓀，忙把頭縮了回去，快要轉過屏門，便聽羅氏急喊，快把他喊住，我有話說，隨聽萍香追出，高呼二少爺莫走，少奶問你話，元蓀平日最厭惡萍香，尖嘴輕狂，見他詞色傲慢，方欲斥責，羅氏已相繼趕將出來，元蓀見他兩眼紅腫，頭髮蓬亂，滿面俱是忿怒之容，神情動止，均帶悍氣，全沒一點大家風範，心雖鄙夷，仍然立定，叫了一聲大嫂，強笑答道，我剛回來，還沒見過媽呢，大嫂有話，等我給媽請了早安再說吧，元蓀見羅氏，神情潑悍，迥異尋常，初回不知何事，意欲向母親問明細底，以便應付，話才脫口，羅氏已發怒道，看你媽，不是什麼要緊事，我已等了 you 一夜，不能再等了，說什麼也跟我把話說明了才能走，元蓀見羅氏出言無狀，本意還問幾句，執意見勸母親再來，又恐追向後院累母親受氣，並

還許在母命之下，多受委曲，左不過，爲昨晚宴客之事遷怒，還有什麼大不了處，心想就地開發也好，仍作不解，故意笑答道，大嫂有什麼急事，等我商量，既這樣忙，就請說吧，羅氏雖在娘家，未受什麼教育，性情乖張，畢竟嫁在詩禮之家多年，來往的俱是世族顯宦，無形中潛移默化，有所觀感，加以丈夫庸懦，婆母仁柔，一門雍穆，公公又治家端肅，最重禮節，人更慷慨，對於羅父，有求必應，照顧甚多，休說娘家父兄，時常詰誡，不敢放肆，便有皮氣，也無個發處，初反本來面目，當時仇人見面，只管暴怒，丟臉的事，仍恐下人聽見恥笑，聞言怒喝，話多着呢，到我屋說去，今天不說個明白不行，元蓀仍裝不解，說了句怪事，把頭一點，羅氏撥頭便走，到了櫥裏間，厚成平日起坐室內，往桌旁紅本椅上，自先落坐，便指元蓀問道，老二，我和你七世冤家八世仇，什麼事熬我不得，你爹在日，狐假虎威，也不說了，如今你爹已死，你幾娘母，都靠我丈夫吃飯，怎麼還要狠心，斷我的活路呢，元蓀自向對面坐下，依舊神色自若，等羅氏話完，才從容答道，這話沒頭沒腦，我不明白，自來叔叔，除了年節喜壽喪祭，只偶然在母親房中，和每日吃飯時相見，自從爹爹去世，大嫂改同姪兒們，在自己屋裏開飯，我平日多在書房看書，再不出門看朋友，輕易見不到大嫂，就來尋大哥遇上時，也只盡見



弟的禮，話也不多，近四五年，總隨爹爹到處奔走，一年難得與大嫂見上幾面，更無得親之處，怎能說到歡字，至於現在家用，在爹爹去世，兄弟們尚未成立以前，正應爹爹做頭七，大嫂和大哥所說的話，家有長子，國有大臣，一切都該大哥大嫂包辦，有乾吃乾，有稀吃稀，並且還說，目前雖說爹爹剩有點錢，可以將就渡個三兩年，將來這千斤重担，還是大哥一人來挑，大嫂適才說我們靠大哥吃飯，照理說來，是應該，照事說來現在離三兩年，還差多一半，似乎說得早了一些，我斷大哥大嫂活路一層，不論將來是靠大哥吃飯不是，都無此情理，也無此事，本意還想請示明白，不過我家家規，從來不許以小犯上，自無尊長，叔嫂更無相爭之理，再說下去，惟恐嫂嫂一時誤信人言，多所責難，當兄弟的年幼無知，言語失敬致遭外人笑話，大嫂如覺當兄弟的，有什過處，不妨告知大哥，照我家規處罰，兄弟領責就是，好在高世哥，下午即回鎮江，少時見過母親，就寫信託高世兄帶話，把大哥請回來再說，恕不奉陪了，說罷，逕自起身，往外走去，羅氏原因下人討好，往羅家送信，恰值父兄外出，祇乃弟幼谷，得信趕來親迎，芝庭已走，本就埋怨羅氏，芝庭既是白天到此，爲何不與母家送信，羅氏說不出的苦，勉強支吾了一陣，幼谷終不死心，又聞說衆人在河下游船，選色徵歌越發心癢，既想巴結

闊親，聯絡這些貴公子，又想沾點酒色便宜，也沒和羅氏說明，急慌慌趕去，偏捨不得雇划子，瞪起一雙近視眼，沿着秦淮河岸找去，由夫子廟到水關，跋來報往，不下十幾次，好容易發現一千闊少，坐了一隻頭號花船，在水關一帶河心寬處停泊，鬢絲帽影笙歌細細，笑語如潮，熱鬧非常，隔河喊幾十聲二表弟，沒有回應，急得沒法，花了三個銀角子，託一坐木盤賣零食的小販，把一張名片，代遞過去，一會大船上，有一隨僕坐了小划子，拿着原名片划來，幼谷還當來接他上船的，心正高興，誰知來人，却是驅逐他的，見面就呼斥說，某少爺在此請客，不請的人，概不接待，你亂喊些什的，眼亮趁早走開，再要瞎鬧，就不客氣了，幼谷仍忍着氣，分辯說，許二少大人，明在船上打牌，還有一個周元蓀，俱是我的至親，現有要事，非見這二人不可，要不用你們划子，把我渡到船邊，將他們請出船艙，我說句話便走如何，來人把臉一板，答道，你那麼神嘍鬼叫，全船人差不多都聽見了，我們主人說，他不認得你，叫把你轟走，我不管你有親沒有，船上客多呢，我也沒法跟你認親去，王廳長的大少爺，也在船上，他們正在高興，你敢胡鬧，一句話就把你押起來，漫說我的船，不能借你坐，你就自雇划子，只划到大船邊上一喊，立時就是亂子，不信你就試試，我勸你，還是識相點好，說時，正趕一

個少年，同一雛妓，手挽手走出艙面，幼谷瞥見，極像芝庭，如獲救星，忙道，這不是，這就是京城來的許總裁的二少大人，我的血表兄弟，邊說邊喊，二表弟，我在這裏，他不許我船上去呢，少年聞言，頭也不抬便退回艙去，幼谷還待狂呼，肩頭早着來人，推了一掌，怒喝道，你活見鬼了，人家理你嗎，好話不聽，你再敢喊，我就搥你，幼谷見來人共勢汹汹，知道這等官場中的惡奴，慣於狐假虎威，仗勢欺人，適見那人，明似芝庭，也不知是因座有貴客，不便接待生人，還是有心不理，鬧下去，更要吃虧，祇得訥訥的漲着一張羞臉，往旁走開，來人冷笑了一聲，也就划回船去，人一走，幼谷心又活動意欲在岸上守候，祇盼芝庭元蓀內中有一露面，仍可有希望，眼望惡奴進艙，轉了一轉出來，船便開向遠處停泊，那一帶都是兩岸人家的水閣，沒有河岸，可以隔水遠望，這才覺出是有心見拒，死了熱念，垂頭喪氣，一邊往回走，邊想心思，以爲元蓀一個窮娃子，居然能和這些闊人，同坐花船遊樂，自己和芝庭至親，反倒不能，都是阿姊不好，他如早通知一聲，必然趕上，既可聯絡出多少門道，還可盡情享受，並且警察廳長的兒子，也在船上，這一交上，以後逛私門頭，串小房子，都不會再受人欺，真個好處無窮，天底下那有這好機會，竟被這喪盡天良的婆娘給錯過，白便宜了周元蓀這小窮鬼，

越想越恨，連夜趕回周家，進門便朝羅氏大鬧，幼谷因適才羅氏沒敢說日間受氣丟人之事，平素又把元蓀當作小孩，以為不知怎麼巴給，跟了芝庭成基去的，否則芝庭目空一切，怎會看得起他，雖然嫉憤，並未想到別的，羅氏本就疑心元蓀挾嫌使壞，及聽乃弟一說，越認定元蓀從中搗鬼，使給乃弟難堪，尙在其次，祇恐連父兄丈夫的壞話，也向芝庭成基二人面前說了不少，當時急怒交加，除大罵元蓀，既在船上，為何不出招呼外，還不敢逕向兄弟明說，強忍着忿怒，費了好些唇舌，又給了幼谷十塊錢買口，叫他回家，莫對父兄洩露，才行了事，幼谷走後，越想越氣，先想到後院去，和周母大鬧，繼一場，婆婆雖然討厭，平日總壓着他兒子，這類事還不像是母子同謀，老二居心狠毒，自己不過想給他一點難看，還手已這樣辣法，再把他娘一傷，不知還要出什花樣，芝庭成基，尙還未走，好些顧忌；如祇和小鬼一人吵鬧，一個鬧他不過，還可到他娘那裏，告狀挾制，全都成了明仇，反而不好，只得忍着，立意要和元蓀拚命，大鬧一場，兩個本落石出才罷，偏生這晚，元蓀竟未回來，自和萍香坐守，萍香自免不了又進許多讒言，主僕二人，對說對罵，守到天亮，好一會，人還未回，羅氏精神疲倦，便令萍香守候，等五拜一回，即連進報，正要上床去睡，忽聽元蓀回轉，這一把怒火，立時點燃

，追將出來，本欲和元蓀破臉大鬧，少有不合，就此連他母子數人，分將出去另過，永去心頭之病，不料氣蒙了心，滿肚皮質問的話，不知從何說起，上來張口就錯，昨晚所想的，還沒說出百分之一，先爲元蓀從容端肅的神態所懾，心已又急又亂，再聽所答的一番話，不特簡淨爽利，無隙可乘，并且言中有物，暗藏鋒鏑，句句刺中心病，猛想起此時一鬧破臉，元蓀必要提議，按照遺囑分家，休說已吞沒的那些錢，不保糾葛，至少這些餘款，也要退出去一多半，娘家借用的那兩間屋子陳設傢具，也要退將回來，仇人又和成其交好，他這封信，明是叫丈夫回來，清理家務，實是和送他忤逆一樣，想到這裏，不由心慌，氣便餒了下去，急喊萍香，快把這死鬼，給我追回來，萍香探頭連喊，快些回來，少奶喊你哩，元蓀連理也未理，剛進後院，萍香便奉命趕來，攔在前面，叫道，你不要走，少奶叫你回去，話還沒說完呢，元蓀聽他老是你呀你的，不禁有氣，又見將路擋住，怒喝道，狗丫頭，越來越沒有一點規矩，有話等大小爺回來再說，萍香特有主人之命，剛說得一句，不行，元蓀早忍不住，口中怒喝道，快給我滾，抬腿就是一脚，雖然未用什力，萍香已吃不住，哎呀一聲，跌倒一旁，高聲哭喊，少奶救命，打死人了，元蓀見他撒潑，以爲羅氏素來護短，定要藉此大鬧，不肯干休，心想事已至此

，率性鬪翻，分將出去，前途雖然可慮，年餘的光陰，總可支持，免得走後，母弟受氣吃苦，自己在外耽心也好，當時轉身進屋，把長衣一脫，取了一根雞毛撻子奔出，見兩女僕，連同打掃庭院的下人，俱已聞言趕來，便喊道，張興去請大少奶來，徐媽拿雞毛撻子，跟我結實打這狗丫頭，就打死他，看怎麼樣，萍香平日專一播弄是非，巧嘴貪舌，全家男女僕役，無不痛恨，這男女二僕，應了一聲，便各奔向前去，萍香見元蓀動了真怒，知道不妙，主人連喊未至，再不見機，便要吃眼前虧，不由氣餒心慌，不等打到，口喊我告少奶奶去，慌不迭爬起便逃，元蓀怒喝，抓他回來，徐媽正待追時，周母已由房中走出喝止，元蓀請罷早安之後，不等周母發言，便大聲說道，媽，今天不用管，現在簡直越來越不像話了，連個黃毛丫頭，都這等放肆可惡，此時我什麼話不說，先託高世哥，把大哥請回來，叫周奶媽備一桌席，把所有親戚以及各位年世誼的老前輩，都請了來，那時再作計較，要不我一上北京，媽這日子，還能過麼，太氣人了，兒子並非老實，不過祖宗累世孝友家規，不願爹爹去世不久，便鬧笑話，處處忍讓，實在那一樣不明白，既逼我鬧，率性就鬧個大的，周母突然變色斥道，元蓀，你怎麼糊塗起來，有我，你敢和誰鬧，有話好好商量，看你這雙眼睛，還不給我睡去，要叫我生氣麼，元

莫原因羅氏當早氣勢涵涵，大有破臉之勢，知他性情激悍，什樣無理的事都做得出，表  
面裝着鎮靜，用話點他，暗中示威，迫使就範，借此脫身，實則心中并無把握，惟恐一  
鬧起來，不認他家與否，老母都要氣苦悲愁多日，走到院裏，心正盤算，如何遷延對面  
衝突，偏那落香，祇顧狐假虎威討好，得令即遵，也沒細想主人心意，上來硬要把人追  
回，元蓀認羅氏立意決裂，又見了頭詞色不遜，雖然少年皮氣，仍是相讓進退，沒想  
真個把事情鬧大，原是取瑟而歌之意，一見母親滿臉愁急，認以為真，不禁惶急，一面  
忙儘臉色，先悄聲說，兒子是假做作，非此不可，媽莫着急，說完，仍高聲答道，兒子  
那敢惹媽生氣，但分忍讓得過，不欺到我頭上來，那個願意自己害自己，丟人捨臉不成  
周母慘笑道，都是自家人，那個會無故欺你，不許說了，各自睡去，元蓀諾諾連聲，扶  
了周母，走進堂屋，還得述說前事，並問昨晚情形，周母道，我不愛聽閒話，吵得我經  
也沒念完，是乖的回屋睡去，不喊你不許起來，元蓀無法，祇得回屋，剛把鞋襪脫掉，  
便聽外屋來人，低聲說話，聽不真切，一會又聽母親在說，你告訴少奶，我一定照他話  
做，二少爺決不會違背我的，這都是落香惹出來的事，少奶既然明白，他一個小娃兒，  
看他平日勤快，也不要打了，二少爺大約就這月內走，等他起來，我還要說他呢，有我

作主，叫少奶蕪管放心就是，元蓀聽來人，像是羅氏房中奶媽，覺着奇怪，正要喚人來問，周奶媽已自走避，原來羅氏顧慮太多，萍香一走，便跟了來掩在屏門偷聽，正赶上萍香哭喊，元蓀發話，雖然恨毒，但已爲元蓀盛氣所懾，不敢再出吵鬧，祇得裝着未聞，跑回房去，越想越可慮，萍香回房哭訴，祇咬牙咒罵了元蓀幾句，便將其遁走，自己不好意思，再去後院，令奶媽告知周母，轉囑元蓀，不要和他作對，向成甚難，喊丈夫回家，周母知道元蓀不會這等作法，一口答應，元蓀見家務雖未鬧起，但是叔嫂執恨越深，萬難再處，周奶媽走後，勉強合眼，睡到中午，起床一問，羅氏已起來過，朝周母哭訴元蓀欺他，又挾制周母，祇丈夫此行無事歸來，便和元蓀拚命，直到周母一力承管，並說元蓀日內必走，方始收淚，而現喜容而去，元蓀聽了，又氣又笑，隨和母親商議行事，本應向公帳上去支旅費，羅氏極願元蓀早走，也不致於不肯，周母終恐和羅氏又起衝突，執意不許，又恐愛子遠去京師，長途千里，前程好壞難知，想給他多帶一點旅費，以供客邊度用，不致受窘，打算把殘餘的一點衣服手飾，纔纔三兩百元，與元蓀帶去，元蓀始而不肯，繼思自己一走，羅氏終須竭澤而漁，無論有什麼物，早晚都會被他逼去，那時三文不值一文，不但吃虧，反得不着，到不如趁自己在時，把這錢物，全



都賣掉，一則好使羅氏知道母親並無積蓄，二則還可設法備個後場，議定，先由周母乘元蓀外出，去和羅氏商量，說元蓀北上謀事，川資行裝，以及送親友的禮物，在外應酬均須用錢，公帳上，錢已無多，這大一家人，還要度用，意欲將我的舊衣服，變賣些錢，你看可好，羅氏早把公款，視若私囊，聞言自是願意，周母隨當羅氏，把所有衣箱打開檢選，羅氏免不得又假作出錢自買回去，孝敬他娘家母親，選了兩件好的，周母如何會要他給價，仗着舊家東西多，元蓀又知物價，精明勤細，什事都自下手，雖是幾年羅掘之餘，仍賣了五百七十餘元，周母大出意外，幾於打消賣首飾的主意，元蓀另有心意，反勸周母，這些零碎東西，媽已多年不戴，現更是不會再戴出去，留這廢物則甚，於是除酌留下幾件簪鐲而外，全數賣掉又得了六百多元，羅氏不知物價貴賤，加以娘家近年當賣度日，均是刁僕經手，惟恐人知，從未得過善價，以爲這些東西，均不值錢，元蓀又瞞起了一半，祇知衣飾兩項，共賣了二三百元，利其速行，總算未加剝削，周母原意錢賣得多，以一半，作元蓀川資，元蓀却要帶走三分之二，周母不知愛子用意，雖覺多些，因出遠門，也就罷了，元蓀將錢拿過，祇用二十餘元，製備了點行裝，自帶七十元上路，偷偷將下餘的錢，交給周奶媽，說我從小，吃你奶長大，關愛備至，你又忠心

我家，我固視你若母，全家也沒拿你當作外人，媽爲人忠厚溫和，易受人欺，大少奶又極刁悍忤逆，大少爺雖還明白，偏是年輕懦弱，不能作主，我初次出門謀事，不定何時可成，惟恐媽在家中，受苦受氣，一想起便心如刀割，想不到這些衣服零碎，清理出來，居然賣了這多的錢，使我放了一大半心，大少奶若以爲媽有積蓄，我走不久，他必三下五除二，將那兩千塊錢，折算個盡，來向媽訴苦逼索，錢在媽的手中或好或歹，都要被他騙去，並還勒索不已，所以我假意帶走多半，暗中託你，代我收藏，我走以後，日子但能將就，不必說了，如實見無法忍受，我已先託好人，可勸媽搬到張凌淞家暫住，就我事謀不到，或是事情太小，無力來接，有這點錢，足能過個三兩年，何況我也不至於三年都找不到事，儘多儘少，總還有點錢寄回來哩，家請你當，別的祇管儉省，媽這例酒，和添菜點心，却萬省不得，不到張家，也萬不可說出錢在你手的話，分時除後院東西外，只要老爺遺留下的書籍，和裝筆記那口舊皮箱，別的傢俱陳設，和稍值錢的東西，我將來有錢，要多少都有，一概不取，免你又討閒氣。我家字畫甚多，搬南京時，我和大少爺，早情理過，開有清單，有兩箱是值錢的，真能換錢的，不到十分之一，但寫畫人，都是先老爺的座師同年，至交至友，他們拿去，也都糟掉，你叫三少爺們出面

，假意爭那植錢的兩箱，然後你假裝不懂，出來做好人，把這些和他換，你總記住，植錢的書畫古玩，只有錢便買得到，這先人遺澤，和老輩多年的交情，遺失損毀了，却萬買不出來，事出不得已，並非和他分家，不過代為保存，免得和那年一樣，一大箱書畫，和先老爺親筆寫的摺卷，祇一個夏，全都霉爛，剩下的被少奶拿到娘家，做了小孩的仿本了，這事最要留心，片紙隻字，不管好壞新舊，都給我好好收起，三少爺昨日已騙村過，到日千萬留心才好，周奶媽含淚說道，少爺的主意雖好，但這幾千里路出遠門，就帶這一點錢，萬一事情找不到，人在異鄉，舉目無親，怎麼得了，這回太太還留有幾百呢，你留下三百塊錢，也就够了，元蓀攔道，我的心思，先老爺在日，那大家業，被大房裏糟光，平日也是飽受嫂子閒氣，永沒提過一聲，到了我們一輩，並沒什麼產業，就鬧分家，傳出去，終是笑話，如不是怕媽吃苦，大少奶便對我多惡，也不會計較的，本心不是萬不得已，決不想分媽那幾百塊錢，原準備日後打發大少奶的，以我預料，剩的公款，還沒法全數報銷，他向媽逼錢，總在三個月後，此時我事如好，有錢寄回，自有安排，也沒事了，否則可由張凌滄轉手，作為他向外面代借來的，每次以二三十元為度，足可以搪塞個三數月，有這半年，我的事再不成就，而媽日子難過時，才能打分居的

主意呢，至於我的盤川，三等車票，才十三元五角，連同零用，有二十元，便到天津大老爺家，再到北京，親友世交更多，吃住都不必耽心，別的有則用，沒有則省，還不是活的，這是出去謀事養家，還擺闊不成，何況我至少還剩得下幾十元，備緩急呢，真要不行，伯伯那裏，也能要上幾個，怕什麼，我有這多親友照應，比起那些爲窮所迫，千里出門，真個舉目無親的，強太多了，這個你祇管放心，聽我的，我年紀雖輕，絕不是這攢頭不顧尾的荒唐少年，那樣都經通盤籌算，行李業已備好，先老爺出門那一套行具，千萬不可代我準備，一則我不忍心看那些遺物，二則年輕人，正應吃苦耐勞，不慊如此享受，好在天氣熱，一個舖蓋捲，一大一小兩口皮箱，分裝衣服零碎，到時說走就走，多麼爽利，一切拜託，說罷跪下，朝周奶媽，叩了個頭，周奶媽慌不迭跪倒還禮，忍不住淚如泉湧，嗚咽痛哭起來，元蓀道，一點不相干事，你傷心則甚，此去爲龍爲虎，不能一定，要盼我好，喜歡才對，怎到哭呢，周奶媽知道元蓀從小惡聞哭聲，輕意不流滴淚，主意打定，便難挽勸，祇得勉強忍淚應了，自去盤算不提，周奶媽因元蓀啓行在即，每日專做元蓀愛吃的，看點相款，周母自然也是不捨愛子遠遊，又要出行日子吉利，留了兩次，元蓀更是孺慕依依，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連改了好幾次行期，不

由多耽擱了六七天，中間一般朋友，自免不了要來尋訪，元蓀又勉強應了高或基一回約，偷偷告以北上之事，墜囑不令轉告旁人，成基雖然年輕好玩，人却誠厚，當時應諾，元蓀爲想母子兄弟，多聚些時，第二日便推蘇州訪友，閉門不出，因有張高二人，代他証實，衆朋友也都相信，只張高二人，背人來過兩次，餘俱未來相擾，後來羅氏見元蓀老不動身，又聽女僕傳說，高成基會勸元蓀，謀事無須北上，自己願在乃父面前，代爲說項，無論如何，總可謀得一事等語，惟恐奪了丈夫位置，好生嫉忿，說了好些閒話，周母恐又惹氣，次日恰是黃道吉日，祇得硬着心腸，催促元蓀動身，津浦北上快車，該是早十點開，坐小火車到下關，連同過江，均費時候，周母晚飯後，便催元蓀早睡，元蓀見明早便和慈母分別，自是不捨，力說晝長天熱，此時滿腹心事，也睡不着，還是陪媽多談一會，明日車中無事，正好補睡，周母連勸不聽，祇得命徐媽去喚周奶媽來，做點夜宵，與他二少爺吃，徐媽笑道，周大娘宵夜點心，早做了好幾樣，都是二少爺愛吃的，我剛才問他，爲什麼做這多，天氣又熱，剩下不怕餓嗎，他說二少爺這一去，不知多久，才回得來，外頭點心，那有這好，我每樣都做一點，好由他挑着吃，如今在廚房裏正忙着呢，周母道，點心既有幾樣，也够了，還忙什麼，徐媽笑道，我跟了多少人家

，也沒見有一個奶媽，這樣衛護主人，心疼奶少爺的，他現在忙的是路菜，想早點做完，來和二少爺談天，又恐廚子做不好，不要人幫他忙，剛才手還割破了一個口子呢，周母忙道，元蓀，你快去喊他來，這樣忙法，人還要累壞了呢，你說我叫他來有話說，路菜祇鋪排好，叫廚子做，也是一樣，元蓀應聲正要走出，周奶媽已用托盤，端了三大碗路菜進來，元蓀一看，一樣暴醃薰脯，一樣乾炒的什錦醬，一樣薰鷄，帶拆了骨的鹵鷄鴨什件，元蓀知道周奶媽必又按着父親出差時，所用什錦食匣預備，本意不受，因他滿臉繃紋，眼睛紅紅的，似哭過的神氣，想起他頻年操勞之苦，不禁酸心嘆道，媽媽給我一瓶醬油，一瓶笋油，還有日裏做的，兩樣路菜，足夠吃了，你怎麼做這多東西，路上怎吃得完哩，豈不是糟塌了錢，周奶媽強笑道，我知二少爺心意，決不願用老爺出門那套東西，這路菜祇四樣，是要現吃的，餘下就放個十天半月，也壞不了，請放心就是，元蓀不便再說，同了母弟談到半夜，經周母再三催睡，方去睡了，當晚全家老少，均是無心睡眠，周奶媽安排行裝，更連牀也未沾，元蓀挨到天明，才行合眼，朦朧中，聞得室內有人走動，睜眼一看，業已紅日滿窗，見周奶媽正在榻前，往衣箱裏放東西，見元蓀醒轉，含着老淚，近前悄聲說道，二少爺帶那點錢，決不够用，出門的人那能不多帶

點錢在身邊，我還有八十七塊錢，已經塞在衣箱底下。這不是你前天交我那一筆，我已打算跟着太太爺一輩子，這裏有吃有穿，零用錢我會和太太要，留在身邊，也沒用處，你把我當着自己人，就不要推，免得我想起就心，說時，眼淚已忍不住，點點滴滴，掉將下來，元蓀知這數十元，俱是他屢年向人掉換積蓄下來的，各式新洋錢，平日愛如珍寶，別人連看都不教看，這次却全數給了自己，自是不忍，再四婉言推却，周奶媽執意不肯，元蓀見他說時，聲淚俱下，只得答應，由前日忘藏的數百元中，再取八十元，將所贈新洋錢還他，並說此是你心愛之物，則當你贈了我，我愛惜他，又和口上換的，在我仍是一樣用，却可代你保存些時，我如久不得事，留的錢不敷用時，仍然用他，不是一樣，周奶媽方始應諾，重把元蓀所留，取來換上，周母已來看過兩回，因想元蓀多睡一回，意欲到時再叫，正在堂屋，準備香燭，元蓀穿好衣服，出去請了早安，又向祖先堂上，點起香燭叩辭，朝兩弟囑勉了幾句，女僕端上早餐，元蓀忍着心酸，強為歡笑，把飯吃完，周奶媽一面招呼送行的下人雇車，一面往後房，提了一個什錦食匣出來，原來周父在日，衣食極為講究，周母又善治家，更得周奶媽這等義僕為助，因丈夫喜遊常年奔走，惟恐在各地飲食不合口味，製成一種什錦食匣，形如一個手提的小木箱，內

有十個方格，每格之內，嵌一磁盅，內盛各色路菜，以及扁尖開洋瘦火腿鹹菜等，可以久嚼之味，此外還有十來個長短木櫃，內嵌杯碗筷碟刀叉，以及鹽糖等調味之物，通體看去不大，簡裝不少東西，甚是玲瓏別緻，元蓀見那食盒，是新製的，知是乳母出錢，只好感滿在心裏，一會張興來回，車已雇好，元蓀拜母叩別，又向周奶媽，下了一拜，託其早晚照料母親，羅氏雖裝不知，禮節終不可廢，又去羅氏房中告辭，羅氏見人已走，趁了心願，也略敷衍了兩句，全家送到門外，元蓀回望親娘乳母，都是老淚盈眶，心正難過，忽然凌淪成基，趕來相送，禮已送過，當下同向周母請了個安，便即起身，往中正街小火車站趕去，張興用八角錢，買了四張票，一同坐車到下關，凌淪成基，還要送過江去，元蓀執意辭謝，又把家事拜託，直談到渡輪將開，才行分別，元蓀仍由張興隨送，起身本就不早，小火車在途中，又因故延了半點鐘，主僕二人過江，趕到津浦車站，離開車祇得十多分鐘，元蓀用十三元五角，買了一張三等票，將食盒鋪蓋捲，和隨身小提箱，帶上車去，衣箱扣了行李牌子，容到上車，找好坐位，給了張興兩塊錢，剛打聽走，車便開行，自思母老弟幼，前途茫茫，心緒繁亂，起伏如潮，不想一時多事，惹了一場氣，竟交下一個知己朋友，那老頭姓陳名伯堅，原是當時有名政客，家住上海



，新近因事得罪本省當道，自覺南方不能再待下去，彼時皖系正在聲勢熾赫之際，他有不少老朋友在內，意欲進京避風，就便遇機活動，特微服隱名，坐三等車北上，對頭方面，斷定他必由海道，本已暗遣偵騎，得而甘心，却不料他機智膽大，先扮商人，由上海到鎮江，算好時刻，由鎮江坐火車到南京，立即渡江，轉車北上，連闖兩處重要關口，等過多日，對頭才行發覺，已無及了，老少二人，一見如故，彼此略為談了一點身世，漸漸談起各人的學歷抱負，越發投緣，伯堅便對元蓀說，自己暫住在北京舊簾子胡同，好友家中，將來或許另租房子，把家眷接來，老弟如到北京，務請見訪一談，元蓀見他，雖是官場中人，識見談吐，却甚高雅，性情尤為豪爽，祇談到他的宦途經歷，總是含糊應過，但一談到詩文時局，却又談鋒應發，頭頭是道，以為閱歷多的人，多半深沈，初交不肯盡吐行藏，也是人情，並未在意，談了一陣，便叫了兩客白飯，一客清湯把食匣取出，請伯堅同享，伯堅見食匣中菜肴，樣樣精美，元蓀只用開水泡飯，略吃少許便罷，便問老弟出門飲食，已如此考究，平日可想而知了，元蓀恐他誤會成膏粱纨绔一流，便把母親如何善於治家，乳母如何忠義勤幹，善於烹調，以及父親在日排場一一說出，並說自己孤露憂危，少年人初涉世途，理應習苦耐勞，本不應在此享受，祇為老

母慈愛，乳母關心過甚，行裝食具，異常週到，不忍堅拒，勉強帶來，話未說完，伯堅已接口道，老弟通人，話又迂了，人生在世，不能立德立功立言，爲世築範，便當以我力之所及，任意享受，才不虛此一世，否則少時無知，老又衰朽，祇由二十到五六十，中間短短三數十年光陰，任他平淡渡過，已是無味，再如終年憂勞刻苦，一點享受沒有，更不值了，大而爲國爲民，小而爲身爲家，人決不能不做事，做事那能盡如人意，當然免不了患難憂勞，飢驅奔走，活一天，便有一天的担子，到時休說少年，便老年人，也應該耐勞吃苦才對，該吃苦時就吃苦，能享受時，便須享受，方始對得起自己，享受是人生本分，祇能辦到，便是我天賦才能應有的收穫，不能算是奢侈，假使身無一技之長，家復寒微，便想叫他享受，也辦不到，至於膏粱子弟，本無寸長，席豐履厚，乃他祖父收穫所遺，任多奢逸，也不算是過惡，咎在無才無能，祇知享受一時，不能長保而已，享受固樂，吃苦也是佳事，不經於苦，焉能知樂，不患享受過分，所患能樂而不能苦，只要能耐大勞至苦，休說區區衣食之奉，便是車馬宮室，人生是有嗜好享用，無不窮奢極侈，祇不多殺生靈，侵害他人，便無妨礙，不過胸襟却要開曠，昨日衣食不週，今日突然富貴，揮手萬金，固應視若當然，反將過來，富貴享用已慣，一時突然瓦解冰

消，甚或落到貧乞隊中，也須無所容心，才能算是超人豪傑，要知我生不易，有我方纔得那身外之物，貧窮患難之際，愛惜一分精神身體，便多一分指望，與異日的享受，氣憤憂勞，徒自傷身促壽，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一點也無用處，尅服艱難，仍仗自己，誰也愛莫能助，我這數十年中，所見富貴中人，不知多少，有的起自田野，性驕豪放，而沒見識過的，雖則不辨美惡，總算找了錢來，還能由他用去，有那生性吝嗇的，費盡心血，收刮居積，動逾數千萬以上，不但對人一毛不拔，便自己的衣食度用，算盤也打出十三位以外去，枉自有錢，而不知用，一旦撒手西歸，分文不能帶去，臨終之時，反增加了無限牽掛苦痛，錢乃世間最穢之物，但能爲人揚眉吐氣，人生不能無衣食嗜欲，賺了他便換不來，子貢大賢，尙以貨殖謀利，且爲先聖所重，孔明躬耕，千古豔稱，假使是個分文沒有的寒士窮人，拿什麼來嘯傲隆中，草堂春睡，也更沒法去遊歷天下，遍覽山川形勝，以成那鼎足三分，隆中一對了，所以人不但要會找錢，尤應知道用錢，找而能用，才算拿到錢的福氣，找而不用，守着那一堆，形形色色，上千上萬人手摸挲，臭汗薰蒸過的臭紙，有什趣味，反正失其效用，那我祇消往中外各大銀行門前，去徘徊親望上幾次，譬如我有千萬之資，俱已存入，或是此中累累阿堵，皆我所有，不是一

樣麼，我看老弟，英華內歛，潛珠韞玉，時煥光輝，將來終須出人頭地，尤難得是洞達  
 事理，般般透徹，既無浮囂之氣，又無迂闊之言，是個絕頂聰明人，一路談來，無不針  
 投若合，適才所說，雖非違衷之言，也必因我一問，恐疑心你有紉袴氣習，明是在艱難  
 進取之中，無心及此，全由慈母乳母所賜，却添上兩句道學話一裝點，反倒顯得假了，  
 實不相瞞，區區奔走半生，閱人甚多，頗知風鑑，初見老弟，便知迥異恒流，再一定交  
 接談，益發沒拿老弟，當作外人，前途也許彼此相須之處尙多，我雖將近老朽，猶未脫  
 却狂奴故態，以後相處相見，不論事之善惡美醜，如能樣樣開門見山，不存絲毫客氣，  
 交情還要更深一層呢，本來一句閒話，不值說這許多，因為生平所遇，十九行戶走狗，  
 互相利用，朝秦夕楚，更無真交，不料遲暮之年，突遇我輩中人，一覓傾心，若有風契  
 ，近日京華士夫，暮氣沈沈，大非興旺之兆，我來乃是無法，老弟英年有爲之士，不更  
 南輝，而反北之，望門投止，盡是此輩，惟恐耳目黨陶，染上圓滑術，謙和推諉之習  
 ，棄却真吾，老弟墮了壯志，而國家社會，便須少一人才，特意藉此一言，發爲狂論，  
 使老弟知道艱難辛苦，全由己力克復，是非毀譽，在我而不在大，一切要由大處着眼，  
 不必計較，常人議論，世上強人，不是沒有，失於彼者，必得於此，交千百庸流，不如

不得下馬明知己，像老弟的聰明堅毅，已然足夠，再把胆子放大，心越加翻騰，一切全由自己主宰，便不慮無成礙之日了，元蓀見他，上車便咳嗽了好一陣才罷，這陣大發長篇大論，又復咳起，且說且咳，仍不停嘴，也頗佩服他的言論曠達，雖祇大往日意，然已看出老弟心志堅實，氣盛情豪，不礙阻他談興，一邊聽話，一邊倒了兩杯茶，送去，元蓀見老弟始終留心靜聽不懈，越發高興，茶來便飲，元蓀等他說罷，方始請教，並承認自己實是怕他多心，伯堅笑道，老弟不以鄙言為河漢，真乃快事，且幸一切均是曠途，老弟到京以後，不妨常來見顧，不問事業前途，日常一切，於老弟多少總有點益處呢，元蓀笑道，老先生老成練達，識見高遠，將來領受教益之處，正多，祇到北京，必去拜望的，伯堅隨問元蓀，天津下車，有多少口就擱，實居何家，北京是寄住在令姊丈家裏，元蓀答說，此行重在天津，因為家伯，現住天津，已有數年未見，前往省視，至多不過半月就擱，北京住處，現還不能算定，不過家姊那裏，是必要去看望的，就不在彼寄居也，必留有住址，如有見教之處，電話一問即知，伯堅便從身上，取出日記本，將兩處地名門牌記好，飯早用完，茶房撤去盤碗，收拾乾淨，泡了茶來，伯堅笑問老弟，飯後怎不吃支香烟，敢是怕我咳嗽麼，元蓀道，烟乃朋友所贈，本來無戀，抽否均可，何必為此阻擾談興。

伯堅道：我這咳嗽病，已有多多年，稍為勞累，便須咳上一陣，已成痼疾，不可治療，與烟無干。老弟但抽無妨，你我一見投契，請為忘年之交，以弟見相稱，不要再喊老先生，何如？元蓀應了，又問道：咳嗽亦病，怎會多年治不癒呢？伯堅笑道：想是造物見我話多，故以痼疾相遣，好儘少說兩句，也未可知，此輩壽考話長，等到北京見面，再詳說罷。元蓀也未再深問，長途暹迢，得此良伴，俱都歡喜非常，一路清談娓娓，不覺深夜，元蓀見全車客人，多半臥倒，沒估着舖位的，都各靠着窗角椅背，東倒西歪，沈沈睡去，鼾聲四起，取出懷表一看，短針正指兩點，便請伯堅安歇，這一談，反到忘了心事，加以昨晚不曾睡好，合眼便自入睡，因睡裏床，伯堅早醒，見他睡熟甚香，知勞乏缺睡，早把車票要過，放在一起，遇查票人來，代為交看，沒去喚他，直睡到九時才醒，元蓀見伯堅，對於自己，關愛備至，誠懇已極，不由生了窮途之感。一路無事，車至德州，因有兵車耽擱，直到第四日中午，才到天津。伯堅只有兩件隨身行李，臨時變計，不在新站轉車，欲在天津住一天，看個朋友，明日再搭下午快車赴京。對元蓀說，夜來可到日租界德義樓相訪，老弟與令伯大人多年未見，如無閒空，到京再見也可，不必勉強，元蓀隨口應了，乘車抵站，伯堅喚來脚夫，將三人行李，搬出站去，元蓀去取

訂行李棧子，伯堅雇來兩輛馬車，將錢開發，後與元臻，般般握別，各乘一輛，往租界中駛去。元臻伯父益甫，住在日租界平和里，元臻北土以前，曾早有信稟寄，並無回音，元臻因伯父對己，素極器重，當是年高，懶得動筆，想起父親在日，二老友愛情景，哀情伯父臘官多年，兩袖清風，堂兄姪輩，事情雖好，對於老人，多是虛應故事，加以嗜好甚多，各人置有兩三處外家，收入雖多，用得更多，依舊當年大少爺荒唐神氣，老是虧空，以致伯父以七旬高年，猶在同鄉親友家中教館，以充零用，使晚景充裕自己何致較學謀生，聽說父親去世時，伯父在津，聞得噩耗，一慟幾絕，此去見面不知如何傷心呢，一路悲慟，也無心留覽街中景物，新站去旭街本遠，馬車走了個把鐘頭，才行到達，這時益甫所生諸子，祇長子少章一人存在，餘均早死，孫男女却有十多個，全家住着一所三樓三底的房子，少章前清就捐了知縣，入民國後，仗着一個姓孫的同鄉親戚相助，保了縣知事，分發山西，比時山西巡按使，是金道堅，後任督軍是閻百川，均與孫家有交情，少章連署了兩次肥缺，均沒弄好，少章長子雄飛，雖也執籌出身，却比乃父能幹，天性也還好，只是愛嫖，好色如命，饒有父風，常年紅着一雙色眼，年才三十多歲，已娶了一妻二妾，雖然荒唐，天性却淳，全家二十多口，仰事俯畜，俱他一人担負

，不似乃父狂任肥缺，終年不寄分文，這時任着孫家獨資開設的，隆裕煤礦的經理，每日花天酒地，不常在家，虧空也不在小數，平和里是個小衙堂，一邊通着旭街，一邊通着日本花園，馬車開不進去，元蓀知道伯父家在二號，沒多少路，車一到，便跳下來，正要進去喚人，幫拿行李，忽見路北一家大門裏，連說帶笑，走出三個少年男女，定睛一看，正是少章的三子雄圖，四女蓉仙，和雄飛之妻白氏，未及開口，雄圖等已先叫應，齊喊二叔，上前請安，爭問二叔幾時來的，怎這時才到，一面回向門裏，喊出僕人，將車上行李搬進，元蓀又給了馬車夫，兩角酒錢，打發自去，然後同往裏走，進門問雄圖，爺爺在家麼，蓉仙剛搶口答說，爺爺剛由孫家回來，前天還提起么奶奶，和二叔呢，語聲才住，忽聽頭上，有一老人口音，喚着元蓀的乳名道，蜀生來了麼，怎連信都不來一封，路上沒受到熱麼，元蓀抬頭一看，伯父益甫，白髮鬢蕭，手扶樓欄，向下說話，末句尾音，已帶着一點哽咽，不禁心裏一酸，忙喊一聲伯伯，方要拜倒，益甫忙喚蜀生，快上樓來再說吧，隨即轉身走進，元蓀方想伯父，怎會不知己來，難道信裏接到，忽瞥見蓉仙和雄圖，低語了幾句，雄圖便跑進前來，悄告道，爺爺近來的皮氣暴些，二叔兩次來信，說要北上，爹爹因爺爺，一提起么爺爺就傷心，沒敢給他，二叔見了爺爺



了，莫說來信的話，元蓀覺着奇怪，隨口含糊應了，上到樓梯中間，益甫已在樓口，扶樓下望，元蓀搶步走上，剛一跪倒，未容開口，伯姪二人，便相向痛哭起來，元蓀叩了幾個頭，將益甫扶進房去，下人絞了手巾，姪男女輩，聞得元蓀到來，齊來叩見，侍立於側，益甫令元蓀坐下，一面命人備飯，隨問元蓀，父親故世時情形，以及目前家境，因何北上，事前怎無信來，元蓀不便明言嫂氏不良，祇說父親身後蕭條，家累太重，長兄一人，無力負擔，預算至多祇能支持三五個月，母親見來日大難，常時愁急，恰值北京姊姊來信，令北上謀事，以便減輕家累，行前一月，也會有信稟告，許是途中遺落，也未可知，益甫問信掛號也未，元蓀因上樓時，雄圖曾經囑付，又在伯父身後，連使眼色，略為遲疑了一下，答說沒有，益甫雖然年老，最是明察，便問旁立孫男女輩，你二叔有信來，那個將他藏起，快說，雄圖知瞞不過，見弟妹們面面相覷，祇得吞吞吐吐，恭身稟告道，二叔來信那天，爺爺正想起么爺爺傷心，爹爹怕爺爺看信難過，打算過兩天，再拿上來，後來不知怎的，就找不見了，益甫立時把臉一沈，冷笑道，多謝他的好意，祇他不叫我傷心就夠了，雄圖已看出神色不妙，不敢答言，恰值下人，端了蛋炒飯來與元蓀用，正想抽空溜出，益甫突喝道，圖到那裏去，還不打個電話到孫家，把你那

老子給我喊回來，你二叔遠來，也不給他安排住處，守在這屋則甚，我還有多少話說，直在這裏打岔，只留蓉兒一人，下餘都給我走，雄圖諾諾連聲，奉衆同退去訖，元孫草草吃完，伯姪二人重叙家常，益甫雖極期愛元孫，覺着年未及冠，不應輟了學業，遠出謀生，無如家境所迫，自身又無餘力，可以相助，只得把在外面，處世接物，以及世途中險詐傾軋情形，詳爲指示，談了一陣，元孫問起堂兒姪輩近況，才知堂兒少章，先因山西巡按使金道堅，與益甫至交孫伯岳，是把兄弟，仗着伯岳靠山，頗任了兩次好差缺，及至閩錫山當政，雖有伯岳始終幫忙，交情却差得多，可是少章，仍和先前一樣放蕩，絲毫不知斂跡，所署縣缺，離省城又近，三晉民風質樸，少章久居江浙，更在京津滬漢等繁華之域，常年來往，遊蕩慣了的，太原省城，都看不順眼，外縣如何能待得慣，於是常往省裏跑，一年之中，到有多半年，在太原大旅館裏住着，終日花天酒地，狂嫖濫賭，比時閩錫山正以節儉清廉，考查屬下官吏，這等蕩行，又是前任一系，自然與不相容，不過閩錫山，素來深沈謹慎，對於權位，只管把持，不肯放鬆，對於北燕政府，却是極力敷衍，又加新任不久，不敢得罪朝中大老，雖憤少章行爲，因知他京中奧援頗多，只得姑且隱忍，少章如知分際，稍爲斂跡，也可無事，一則恃身有後援，二則

不忿閻錫山的吝嗇忌刻，這日進見，格又因公，受了幾句申斥，忽然發了少爺皮氣，但不知警惕，反在宴會場中，大罵當道，因為閻錫山，以六行新政，標榜吏治，其中有一項，是禁止婦女纏足，辦法是始而責成地方官吏，曉諭人民，勸導禁止，繼則着為嚴罰，派出若干調查員，實行查驗，勒令解放，三晉民智閉塞，婦女以纏足為美，成了千百年來陋習，女子生才數歲，便遭折筋碎骨之痛，父母家人，一任日夜哀哭，宛轉呼號，不生絲毫憐憫，反以為這是愛他，不能稍為放縱，以致大來受婆母挑剔，丈夫厭憎，流毒所及，弄得三晉婦女，十九成了殘廢，終年坐在臨牀炕頭上，不能躬親力作，那纏得好的，雖似弱柳輕風，搖搖欲倒，還能自由行走，有那摧殘太過的，直是終年膝行，不能舉步，這一行新政，辦得固是應該，不能說他不對，無如比時民智未開，囿於舊習，多半陽奉陰違，主政的人，既稍操切了些，而所派出的員役，又是良莠不齊，好人太少，多以此為敲詐勒索的工具，同時自身又多是具有愛蓮之癖的風人秀士，於是在嚴刑苛罰後盾之下，財色兩貪，不是誅求無厭，便是狐假虎威，藉着查驗為由，勒逼一些年青少婦，解去纏脚布，當衆查驗，侮弄調戲，無所不至，徃徃大家閨秀，亦所不免，比時婦女最重廉恥，講究授受不親，尤其這雙尊足，除丈夫可得品評把玩（大同渾源等地

雖有賽腳會之設，良家婦女，往往參加，但亦具有種種限制，如祇許眼看不許手摸之類。外人絕對不能染指，偶一睡鞋之微，爲無賴者竊去，即引爲終身之玷，奇恥大辱，甚且釀成命案，如何肯在光天化日，大庭廣衆之下，做那赤足大仙，任人盡情賞鑒狎謔，在這極度騷擾之下，也不知逼死多少人命，小民傾家蕩產的，更是不在少數，怨聲載道，自無庸說，這行新政，漸漸行到五台縣，那是閻氏的家鄉，閻父尙還健在，當地紳民，好多是閻氏的親戚本家，劉安拔宅，雞犬皆仙，即或不是親族，本鄉本土，因親及親，因友及友，那怕小孩時節，閻錫山拉野屎，借過他半張草紙，和是兩下口角打架，曾經多挨了一冷拳呢，多少總能牽扯上一點交情瓜葛，至不濟，胞同鄉總是真的，而閻老太公，更是祇此一家，刮刮叫的太上督軍省長，聲望驚人莫與倫比，自來爲政不得罪於巨室，當地爲閻氏生根所在，巨室之多，本就多於牛毛，何況又有這位太上皇在，偏又是個守舊人物，地方官接到這類推行新令的令文，當時爲了大難，始而延宕，不料閻氏立意革新，一再嚴令催迫，實無奈何，祇得備好禮物，親身趕往河邊村，謁見老太公恭恭敬敬，謹謹慎慎，委委婉婉，戰戰兢兢，先是詞不達意的，略說了個因由，然後把他令郎的幾種令文呈上，太公本不贊成兒子這種舉動，加以鄰縣戚友，時來訴苦抱怨，

耳朵早已裝滿，打定好了主意，滿不聽那一套，一把接過那些公文，便丟在地上，罵道：「小脚自古以來就有，古人都說三寸金蓮，沒聽說一尺大脚的，你去告訴你那糊塗督軍，他在別處胡鬧，我不管，五台是他家鄉，我家祖輩以來，是女的，都是小脚，真要放脚，叫他自己回來，先給他媽，把脚放了再說，這裏不是他叔伯尊長，梗他是的近親遠戚，他自做混帳事，却叫全縣的人罵我，那簡直辦不到，地方官碰了一個釘子，知道閻氏，素喜對人講究孝道，老太公辦的多不合轍，也不能把他怎樣，當時諾諾連聲，告退回去一想，自己本鄉本土，親戚朋友也不在少數，誰家沒個姊妹女兒，真辦起來，勸說應付，也實麻煩，樂得一古腦兒，推在老頭身上，來個概不遵行，表面先用公文敷衍，然後進省，而見閻氏，密陳種切，這位老太公，也真有點肩膀，地方官剛向他稟辭一走，立即寫信，專人送往省裏，將督軍兒子，足訓了一頓，這裏還未見着閻氏，太上皇的聖諭，已然先到，閻氏深知乃翁性情固執，再如堅持，難免不開別的笑話，祇得認頭罷了，所以那六行新政，全省雷厲風行，獨於五台故鄉，爲了要全自己孝道，却是此路不通，莫可奈何，除以公文，上下相對掩飾外，辦不成的地方很多，禁纏足這一條，更是全盤推翻，沒有商量餘地，閻氏身邊，有四人最得寵信，聲勢煊赫，萬民傾心，內中三

位，不去說他，祇說那爲首的一位，原是閻氏老師，總說閻氏滿腹詩云子曰，孝經三國，（演義）以及三字經百家姓等，聖經賢傳，俱由此公傳授，因他姓趙，又自負有胆有識，官場中人，每以趙子龍呼之，此公因自己兼着旅長武職，對於常山四將軍，這位遙華胄，雖不甚反對，無如這位貴本家，隨着劉皇叔，東奔西馳，南征北剿，到頭來，仍只保得主公一分鼎足，西蜀偏安，以之自命，既嫌局面太小，並有當陽長板一類陣仗，怕將來的兆頭不好，不合算盤，想來想去，只有夾馬營中，真龍天子，大宋太祖趙匡胤，是本族中，第一闊人，奈有閻氏在上，以之自擬，將置主公於何地，不得已而思其次，忽然靈機一動，想起真龍天子的宰相趙普，自己生平最熟的書是論語，端的橫流倒背，熟到稀爛，屢次當人背誦，連朱註都講究不錯一字，而這位古宗望的口號，又是講究把全部論語一刀切爲兩半，半啦佐人主定天下，半啦佐人主致太平的，如以此人自命，不特抬高了己身份，也抬高了主公的身份，閻氏雖不姓趙，焉知不是香孩兒一轉呢，自從盤古立地天，那有這麼合轍對口胃的奇跡，由此終朝每日以趙普自命，而以論語爲治晉人的藍本，一切行政措施，無不以論語爲言，貢獻閻氏，常對人撮鬚慷慨自負道，我佐主公到今日政績，所用只俺論語十之一二耳，未用者尙多哩，人問他閣下略出緒

餘，已百廢俱「新」，而三晉人民，交受其賜，還有十之七八，當於何時始出呢，趙始而微笑不答，人再三問，則曰，此有天命存焉，劫運弗盡，時未至也，吾道其不孤哉，終括之也，言下色然似喜，又似重有憂者，人見他詞色神秘，恐關軍國大計，也就不便再問，至於他得君如此其事，除同鄉師友外，還有一椿君召遇合的佳話在內，這時他大約做着閻氏的參謀長秘書長之類，一事隔多年，已記不甚清，這因為隄兼師友，俸即日親，閻氏家屬，例不迴避，有一次閻氏生病，命他代折代行，以資調攝，督軍辦公室內，原設有閻氏臥榻，到末兩天上，此公爲實行這個代字起見，不但日裏在督軍室內，接見賓客，辦理軍政要公，連吃飯睡覺，也在室內，不肯回去，這晚半夜三更，除巡更衛士外，閻署人等，睡夢方酣，督軍室中，忽有怪聲吼叫，衛士疑心有人行刺，連忙拔槍奔進一看，却原來是趙老先生，獨自一人，朝着臥榻，跪伏地上，狀似瘋狂，口中喃喃不已，室隴內宅本近，此公嗓子，聽說足够乙字半調，這麼一嚷，連在後衙養病的主公，也被驚動，出來看望，此公已然立起，正在人問不答，口中直喊怪哉之際，一見主公走來，慌不迭趕迎上前，剛把膝頭微微前屈，忽似覺出事應機密，忙又立起，急慌慌一把拉住閻氏，說了句主公耳目甚衆，請將在室人等，一概喚出，由此二人便在室中，密

談了半夜，時聞閻氏喜笑，與此公賀贊之聲，據那隔窗偷看的衛士傳說，此公一闖門，便先向閻氏跪下，閻氏始而大驚攔阻，後求此公，悄聲向耳邊說了幾句，閻氏便向榻上端坐，任他三跪九叩了，拜時二人面上神態，都是高興已極，所說的話，祇起初彷彿聽到一句什麼龍外，別的全未聽出，可是趙某和閻氏的關係，更爲密厚，實有第二將軍之稱，閻氏慣用權術，御下更有密訣，在他手底下的人，都是超升極快，只要被他看中，往往一個排連長的地位，不出數年，便能升到師旅長之尊，可是到了這一定限度，便決不能再使你往上升遷，擴充實力，要是老老實實，處處表示矢忠矢敬，還可多保全幾年的祿位，你如稍具野心，或有點出息，不是藉個題目，請你下台，便是明升暗降，設法削去你的兵權，永遠如此，使得部屬皆有指望，衆心歸向，而不致於太阿倒持，星火不熄，所以山西派軍人，能够在閻氏手底下起來的，簡直沒有一個，（像商榷子在晉軍那麼深的資望，也是離開閻氏，才鬧起來的，至於傅宜生徐次辰之流，雖得建牙一時，仍仰閻氏鼻息，尤非閻所拔擢），固然閻氏封建主義過深，取用人才，限於同鄉（同是晉人，尚有晉南晉北之分）範圍太狹，其最大原因，還是由於這等循環制度，顯例是親則不尊，尊則不親，經過他的提拔，總能使你够過，等一坐上汽車便是夕陽雖好將近黃昏



了，惟獨此君，仗着一部倒二八扣的論語，和趙普相爺，冥冥中相助，使他督軍榻上，半場清夢，換來後半生富貴功名，居然在閻氏環身四將中，佔着第一把交椅。她纔聽於既尊且親的地位，山西全省，除開閻氏，由軍政官吏，直到老百姓，背地裏提起趙某，不管說好說壞，沒有一個不知道的，尤可引為自豪的是，趙普用的那兩篇半部論語，此君却祇用了半部之半，便能到此地步，假使趙普是生，地下有知，能無愧煞？只有一椿美中不足，是他日挾論語，以相爺趙普自命，兩人偏以趙字龍呼之，也不知是誓以樸實守舊，不善揣摩風氣，因他做過鎮守使參謀長寧武將，兩行起新政來，一身是胆，和趙雲打仗時的勇敢一樣，覺着這稱謂合式呢，還是想等應夢賢臣，把下餘十之七八的論語，都使出來，再行恭上尊號呢，始終改不過口來，也就罷了，偏這四員健將，政績在民，各有千秋，有那反對份子，便以四凶呼之，日人傳到四將軍邊，把說的人，根如切骨，四處密查暗訪，必欲得而甘心，無如說此話的人太多，一時也消滅不完，本就氣憤得沒法，偏偏遇上周少章這個倒霉鬼，帶着酒席筵間，把當政諸人，罵了個狗血噴頭，還嫌口說無憑，詞不達意，竟把上面所說各節，做了一付長聯，上聯挖苦閻氏，文為「六政行不到五台，敢把你老子怎樣，」下聯罵這四員天將，文為「四凶害遍了三晉，教這

些小民如何」，當時倚酒發氣，只顧切題快意，肆無忌憚，那知人口是做的，人心是刻薄偏激的，此聯一出，不消數日，鬧得省城皆知，閻氏四將聽了，怒不可遏，立時密令左右，調查聯語來源，這類事既已傳遍衆口，那還有調查不出來的，自然一訪問，就問出來由，總算比時權要，還稍爲顧及一點公議，只管逞心快意，害起人來，多少總得抓住對方一點把柄，才能下手，不似後來軍閥，稍有違忤，隨便給人戴上一頂帽子，立時便可發難，因此才得苟延些時，如換旁人，處在這等情勢之下，早就掛冠而去，三十六着，走爲上策了，少章也不是不知道，一時口頭不謹，種下禍根，髮妻早薨，近年官途得意，將昔年在杭州，結識的一個私娼，接到任上，做了臨時太太，周氏詩禮世族，家規素嚴，照例四十無子，始能納妾，雖然木已成舟，但是要正名分，全家長幼，都難無法通過，在任上雖做着官太太，回到家裏，連個正式姨太太的名義，都巴給不上，尤其是上有老太公，下而少章子女又多，俱已成人，如何能把這等人，放在眼裏，那私娼名叫阿細，深知周家規法，如何捨得現成官太太不做，回到天津，去屈爲婢妾，受全家白眼，極力在旁勸阻，少章年紀雖已半百，因爲生有過人之稟，一夜也離不開女人，阿細媚工獨具，最得歡心，惑於枕邊之言，始而首鼠兩端，遲疑不定，及至過了月餘，見對方

無任動作，以爲事情已冷，或者這些話，根本沒有人敢向對方傳到，平日所聞，祇是諾言，又想自己除愛嫖賭而外，公事上素來自負好手，即使對方懷恨，也無隙可乘，心一放定，重又戀棧，打消去意，因有朋友勸他，既有這樣痕跡，終以謹慎些好，省城少住爲妙，於是挾了愛妾，回到任上，住了兩日，始終不見什麼兆頭，上峯並還因他辦理新政，著有成效，傳令嘉獎，越發認爲以前是庸人自擾，外縣住久，正覺無聊，這日借着繳納公款的題目，又帶了愛妾，一同進省，到時天已入夜，只款已不及往財政廳報解，便帶了住在旅館裏面，一般和他久違的狎友，聞得他來，齊往相訪，始而設宴，招妓狂歡，席終便拉開了桌子，打了幾圈麻將，猶未盡興，又改成了推牌九，這般狎友中，恰有兩個，是吃翻戲飯的，本把少章，當作老櫃，因他以前交遊甚廣，朋友中好些達官紳富，想留着的引綫，只是偶爾小吃，沒有下殺手，盡情宰割，及至閻氏秉政日久，漸漸禁止賭博，科罰甚嚴，除像少章這類極少數嗜賭如命的人，積習難改，仍在三天兩頭，偷摸着嫖賭兼行外，稍顧體面的人，大都歛跡，這般翻戲黨，多是冒充官商，排場甚大，每日開支浩繁，這樣久了，自然不能再在井垣立足，正打算顧而之他，忽聽少章進省，身邊又帶有大宗款項，知他賭興最豪，是塊肥肉，正好做這一筆路頭買賣，另外再開

碼頭，來時早就約好同黨，做就圈套，等他來鑽，少章那大年歲的人，也不是不知公款不能忘動，只爲賭癮太深，喜當衆擺闊，打麻將時，又輸了三二百塊，引上賭興，想借一場牌九，撈將回來，起初只打算以千元做本，以爲身邊帶着上萬塊錢，休說本旺氣粗，決不會輸，準能翻本還出贏錢，即使輸千兒八百，怎麼也彌補得上，那知上場去，接連五百元一過兩過，把一千元輸個乾淨，少章素常妄費無度，收入雖豐，向無積蓄，但愛寵阿細手邊，還積有些私房，這時如若懸崖勒馬，原可彌補，無如晦氣臨頭，覺着錢輸太冤，定還要再推下去，那般翻戲，照例欲擒先縱，假意做好人，說今日你牌風不順，萬一下去開開，出了大輸贏，大家老朋友不好意思，改日再賭，也是一樣，少章吃他興動暗激，越發上火，堅持非推不可，並說人到殺場，錢到賭場，我再推一千塊錢，你們有本錢，只管下注，初意適才祇是一時手氣，單憑本錢，就能轉敗爲勝，不怕輸得苦，只怕斷了賭，只稍不斷，終有撈回之時，那知這兩句賭博場中金科玉律，對他盡失靈效，不消十分鐘，第二個千元，又改了姓，翻戲們說他不納忠言，致遭慘敗，還埋怨了幾句，又勸他改做下風由別人當莊試試，少章還想錢已輸多，改推爲押，翻本較易，誰知推既是輸，押更是輸，無論押在那門，起什大點，總吃上風蓋上一頭，點把鑽的功夫

又多輸了三千，姑且還記這是公款，輸多了如何交代，及至越撈窟窿越大，輸到四五千過去，運氣帶急，反正歸不上，率性心一橫，把下餘的半數，全數取出，一面招呼衆人，我盡此萬金，博諸君一笑，輸贏祇此一莊，但我沒有推完，誰也不准走開，並請多大下注，其實少章真是多慮，這些人所爲何來，他錢不完，如何會走，注更不會少下，這一莊只推了三條，錢更輸淨，最妙是頭條推出，莊家擲了七去，拿第三付，下風翻出牌來，上門地九，下門天九，天門却是一對五六，翻戲操必勝之權，故作假比賭真的，還要顯得文明而有規矩，照例賭場中，頭條牌九，無人多下，兩橫門注較大，也只五六百元，天門最少，才四十元，少章牌還未翻，輸急之下，口裏說着大話，心已早寒，階中不住禱告，神佛默佑，也不想贏，只這回再將本翻回來，弟子從此忌賭，決不失信，及見牌分出去，三家俱亮出大點，來了個三門造，注雖不多，兆頭終是不好，照此下去，如何得了，心裏急得打鼓，外表強自鎮靜，把面前兩張牌，疊在一齊，站起身來，先把底張，向電燈上，晃了一晃，才拿到眼底一看，是張么五，下風牌面太大，除却喜相逢外，任配什牌，都得賠通，這一來，把心涼透，表面上還自鎮靜，說話已變了音，顛巍巍，用手指把上下兩張牌指緊，頸紅臉漲，使勁往外一分，口喊得一聲對子對門攻

，再來一張，下風有人笑說，那有這等巧事，吧的一聲，少章已得意洋洋，把兩張牌，猛的拍向桌上，你看有這巧事沒有，因為得意忘形，用力過大，桌上牌全給震散，上下風面前堆的幾疊現洋，豁郎郎散了一桌，一粒色子，也被震落地下，衆人再看牌時，誰說不巧，正是一對么五，恰好短吃短，莊家來了個通樓，少章初得彩頭，以為賭神有靈，下去定必一帆風順，忙把震散的牌，照樣理好，下人拾起色子，推出第二條，開好了門，還恐衆人不肯多下，口裏直催，下風有兩人道，少章兄不是外人，既叫多下，天也不早了，反正輸贏得完這一局，趁彩頭上，大家捧這一場，或輸或贏，來個痛快，餘人也多附和，少章一點數，已有四千餘元，祇照這樣，再吃兩條，便可反敗為勝，心裏又最希冀又是害怕，暗中仍囑賭神菩薩，多多保佑，弟子也不想多贏，祇照這數目，連吃兩方，立時收手，明日與你上供，真要不行，就先吃這一個通，輸個手把元下場，弟子也知足了，心裏搗着鬼，人又站起身來，先把色子，放在口邊，哈了一口熱氣，再放在兩隻冷汗手上一搓，大喊一聲，吃通收到，使勁擲向桌上，一粒色子現了六，一粒兀自滴滴溜溜亂轉，下門正坐着一個姓胡的，是翻戲中掌舵人物，平日裝着駝子，賭時，前半身老靠桌邊，見那色子要轉三，暗使右手，緊貼桌底，用力往上一按，那色子眼看轉

三，忽狂斜刺裏，翻了兩翻，變成個四，手法甚是巧妙，一點聲息皆無，休說少章，連他同夥，俱未看出，這一來，由九自手，變爲十上莊，莊家拿末一付，少章和適才一樣，右手按牌不掀，目光貫注桌上，不住許願，盼吃通莊，心裏正打着鼓，先是上門翻出一張紅九，一張和牌，算是三點，跟着天門翻出二六二板，祇得兩點，適才下風那大點子，尙且吃通，何況這樣小點，斷定兩門十九已是包吃，雖然下門注重，有此兩門，暗也有眼，心已寬了一半，正暗替下門叫逼子，那姓胡的成心嘔他，頭張先翻斧頭出來，手摸著另一個牌面，且不翻出，口中却說，二六已現，這多點子，定是人丸無疑，適才下門天九，上門地九，莊家對么五，算是兩點，天門對么六算是四點，莊家明雖吃通，照點算，實是通賠，單雙牌九逢大打，這次莊家，非賠我這人王九不可，姓胡的打着富商的幌子，架子很大，人又裝得上頭士腦，在黨中專做下手，大量輸錢，少章最看他不過眼，祇爲錢多，賭得爽利，輸時候多，誤認是個好戶頭，滿心想贏他的錢，特意專約了來，偏生這晚，姓胡的手風大轉，上來獨占一門，人都嫌他，不往下門放注，他認獨門賭，那知這夥人，做就活局，姓胡的以前屢輸大錢，俱是輸給同黨，有心逗人眼熱，好去上套，並非真輸，因他下注最大，推莊又贏，自己所輸的錢，多半被他贏去，已滿

心的不憤氣，又見別門的牌，俱已翻出，獨他翻牌最慢，每次專說莊家不愛聽的話，不禁有氣道，老胡，不管你牌多大，到是亮出來呀，就算你那一張，也是個斧頭，如今才推第二條，至尊人牌，長三梅花四六，都一張未現，管斧頭的對子還多着呢，天地牌也祇各見一張，要是人九，管頭更多，有什希罕，反正大家都要亮牌來比，才定輸贏不是，只管磨蹭，有什意思，莫非牌不亮出，就包贏麼，姓胡的冷笑道，我無論輸贏多少，向來不在乎，就是愛摸牌，嫌我慢時，現在兩門的點都小，莊家牌還未亮，我情願放這人王九大點不要，請莊家與別位做輸贏，好在下門只我一人的注，這牌也不用翻，算退席好了，說時，那張未亮的牌，仍用大中二指捏住，來回亂揚未放，少章已然瞥見一頭，果然露紅，暗忖上門天門，準吃無疑，下門如真人九，却不在小，大約莊家輸多贏少，棹上只他一人注重，如將他不算，就贏這兩門的兩千來塊，豈不穩當得多，只不知到底那張是人牌不是，微一遲疑，便留了神，未容答話，恰值姓胡的，往側一吐痰，無心中手略向外，所捏的牌，正好露出，雖只一瞬之間，少章已瞥見另一頭的黑點，那是什麼人牌，分明是張四六，與棹上亮出來的斧頭相配，成了大頭一，在點子中，算是最小，莊家遇上這類點子，幾於包贏，少章自是心花怒放，已然發現，微倖話未答應，如何



還肯放鬆，心中一定，假意問道，胡先生，你說什麼，我沒聽清，請你再說一遍，姓胡的照樣說了，少章冷笑道，自來賭尖不賭賴，注已下定，如今三門翻出了兩門，怎你一人不算起來，你看你是九點，便你是對至尊，我寧認輸，也無不算之理，你如嫌我不應催你，等我推完這莊，你再來推，莫說笑話，請亮牌吧，姓胡的冷笑道，我一則見周縣長輸得多了，這回大概祇能贏那兩家，決贏不了我，又性急直催，掃了我的興致，好在我牌是個九點，你牌還未看，這樣和了，那裏也講得過去，實告你說，我連日身體不好，早就想回去睡了，只爲我是大贏家，你又那等說法，不好意思走，豁出了兩三千塊，贏到手的錢不要，好早走一步，既是一定要算，那也無妨，但我事先言明，你這條如輸，五千元莊，也差不多了，下剩千把塊錢，也沒法叫人下注，只好讓別位陪你，再玩一會，如吃通呢，有這兩條差不多翻本，千把元上下，誰也輸得起，就此哈哈一散，有興致後日再來，豈不是好，省得輸贏稍大，就沒完沒了，少章聽他語帶譏刺，雖然有氣，下門的錢，已然贏定，又知姓胡的一擲萬金，向無吝色，性情又不好，恐再爭執，散了攤子，無法轉敗爲勝，心想祇牌一亮，輪激上火，不愁你不來，便不去計較，強笑答道，不管怎樣，你到是把這牌翻出來再說呀，別人也在旁附和直催，姓胡的答道，這牌

合一千三四一張，輸贏總得摸幾下，就這麼一翻兩瞪眼，向來不幹，嘴裏一面勞叨，慢條斯理，二次把兩張牌疊在一起，反面朝上，口念道，底下這張，我摸是張人牌，可是還得看看，說時，將上面那張斧頭，略推了推，露出紅色，姓胡的又道，我說是人牌，你們看，露紅不是，紅九已出來，沒有逼十，祇一露紅，就包贏，要是三四二四么五，固然也贏，但那個容易摸出來，這張非人牌不可，這時圍着桌子六七個人，目光齊都射在姓胡的手上，後面一些下人，也各把眼睛睜圓，脖子伸長，向前注視。除姓胡的一人，自言自語外，更無別的聲音，少章心已十拿九穩，由他去說，靜等對方翻出四六再說，也不再答理，姓胡的隨把手中兩張牌，推回原位，然後站起身來，一上一下，兩手指緊，彷彿平身之力，都運到了手上，使勁往兩邊一扯，口裏喊一聲，自然仍是一張四六，衆人見他，嘴裏叨勞半天，使了那大的勁，結果竟自摸錯了牌，配出一個大頭一來，不由笑將起來，姓胡的也似又愧又急，氣忿忿道，真他媽的喪氣，我還當真是張人牌呢，是頭一露紅，至少也該是張么四，牌摸錯了不說，怎麼就沒想到是張四六上，輸錢還帶丟人，你說氣人不氣，我認輸，莊家牌我也不用看，怎麼也不會比我小，說時，少章已摸出自己的牌，一張正是么四，照理逼十已然斷莊，照牌面配的牌不多，尤其下門

，更是包贏；即便點小，拿下門注，來賭上門天門，也是足有富餘，何況外面最大祇得三點，照這情勢，焉有蓋他不過之理，喜歡得連另一張也未看，便端了穩瓶，見姓胡的賣大方，站起要走，想起適才說話，尖酸可恨，正想借勢還他兩句，同棹一個翻戲人，已先攔道，胡大哥，你忙什麼，怨不得你常輸呢，要了半輩子的錢，連路子都看不懂，還賭什牌九，上門和三，天門長二，下門短一，正是下活門，常言九點不算大，一點不爲小，祇有點子，就能贏錢，你這大頭一，焉知莊家，不是逼十呢，要是三五對么丁，配出無名一來，你不是照樣可以贏麼，少章聽那人幫着姓胡的，話又犯忌，氣他不過，自期必勝，忙接口道，這話說得對，我不過拿萬把塊錢玩玩，陪大家打個哈哈，並不限定翻本，胡先生人不舒服，祇管回府，不過兩三千下注，輸贏好歹也該把牌看了再走，你又是沒有點子，圓然以點子大小定輸贏，走不走，都是一樣，萬一莊上，真個死門開，是個逼十，或是三五配么丁，無名一呢，你人一走，還要累我把賠的錢，叫人送到你的府上，豈不多此麻煩麼，隨說隨將牌往棹上一翻現出么四，故意驚詫道，我當真是三五配么丁呢，么到有么，只比么丁，多了兩點，這十大概是不會的了，祇不知道那一張是么幾，衆人見了，俱認莊家必贏，不論如何，下門總是吃定，紛紛議論起來，先說話

那人，也跟着改了口風，直說莊家牌運要轉，再推非大贏不可，祇姓胡的，好似自知輸定，又愁少章說話帶刺，心中生氣，又沒可奈何之狀，少章自是得意洋洋，及將第二張拿起，口中祇喊得一個么字，手指已然觸在牌面上，當時心中咚的一跳，再使勁往細一摸，更無差錯，底下的話，再也無法接說，簡直做夢，也想不到，頭上轟的一下，當時兩太陽，直冒金星，雙手亂戰，雖已定局，心仍放他不下，顛巍巍把兩張牌，又在一起，用手握緊，拿近眼前，看了又看，一點也未摸錯，誰說不是一張絕配，原來後摸這牌，正是一張二四，么四先亮，重門祇是短一，無論再配什牌，都是包贏，獨輸這一張，偏和摸頭彩一般，摸了出來，短一專吃無名一，同是一點，只一短一雜之分，連半點都未冒過去，扣得緊緊，兩門最大牌色，才只三點，分明吃通的局面，不料空歡喜一陣，連下門的短一都得賠，頭張牌偏又亮出一張絕無通十，十九包贏，重門的點子，高興頭上，竟忘了還有一張二四，滿心以為非贏不可，突然遭此慘敗，再一想到這是公款，連氣帶急，急得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腔子來，身往位上一落，心中不住暗念，死了死了，這回傾家蕩產，還吃官司，一定活不成了，衆翻戲見他高高興興的摸牌，忽然面色驟變，由紅轉青，嘴唇皮發顫，額上汗珠直冒，都有豆大，話也不說，牌也不看，呆在那裏

知道牌已摸出，仍裝不解，故意問道：自來勝敗常事，我們這把，就輸給你，下把照樣可以贏回來，不算什麼，下門雖吃，上門天門，還不見得包輸，莊家着是通吃，還是只吃上門，請亮牌呀，姓胡的同時插口道，天門反正輸定，拿去吧，我不來了，少章聞言，一想事已至此，莫如給他一個以爛爲爛，先還吃了一條，賠完通莊，尙有一二千元，能够撈稍更好，不行，再另打主意，心思一活徼倖之念又生，一面把下門的注推回，強打精神苦笑道，包吃什麼，我這手氣，真背極了，通通照賠就是，賠完，我換一方再推，不過老胡你不許走，姓胡的故作驚疑道，照例縣長這樣說，難道連我這門，也不輸了，萬無此理，我不信有這怪事，把牌亮出來，我們看看，少章道，莊家通賠，還看什麼牌，你贏錢不就完了，姓胡的仍作不信神色，正故意查算配么四的點子，旁立同黨，忽然笑道，我明白了，莊上一定配的是張二四，說下活門，你們還不信，果然下門點子就贏錢，可笑我們這些老賭客，枉自說長道短，共總三十二張牌，都記不過來，說了半天，一人也未想起，真是笑話，我看以後，誰也不要再吹牛皮了，說時，桌角幫少章作活的，已照少章的話，依次賠注，少章重又強作鎮靜笑道，老胡，我怕你走，明是我贏的，都照賠你，這你不好意思走了吧，其實我真是人不大舒服，說瞎話不是人，誰叫我

是大贏家呢，祇好再賠縣長玩一會吧，我看你老坐這一方，手氣太背了，換個好地方再推吧，要不你上我這旺地來也好，話可得說明，賭錢的事，沒有一定，有時太贏家，會變成太輸家，我這人向例賭贏不賭輸，今天實在有點頭痛，我要贏呢，說不得捨命陪君子，祇你推，我就下注，祇要一輸，不論輸多輸少，我是站起就走，不能說我不講交情，衆人聞言，齊說有理，可憐少章，受人愚弄譏嘲，還當姓胡的，人雖討厭，賭錢却真大方，心想我的錢，一多半被你贏去，祇你能變輸家，我就够本了，走不走，有什麼關係，誰還攔你，隨口答應之後，又想起賭錢輸急漢，適才吃了性急胆寒的虧，今晚雖能勝不能敗，但已成不了之局，反正是拚，何不定定心，把氣沉穩再來，也許有點指望，轉禍爲福，便出去小解了一回，正打算抽兩口大煙，提起精神，二次再上，那知這位愛爾阿細，生自雞族，積習難改，平日祇管端起官太太的架子，一到少章賭錢，必定守在旁，無論主客，祇是贏家，必定變方設計，索討紅錢，稍爲給少一點，還要爭執，有時更還要硬派一二成乾份子，這般吃翻戲演的人，照例外場，知道敷衍女太太，最有用處，以前既拿少章當戶，對於阿細，格外手鬆，着實被他撈到摸了幾個，上場起，便守旁邊，忙茶忙煙，不一樂乎，他和少章，俱是多年老嫖，是來客也多嫖士，照例打好一瓶煙

泡揣在懷裏，遇到贏錢的人，那怕不想抽，也得連燈送桌子角邊，親自看火，強勸人抽上一兩口，輸家却只裝不看見，當晚一見贏家，都是這般大方朋友，只顧想得紅錢，喜得心花怒放，也不想這錢是贏誰的，由打麻將起，便圍着桌挨個給人裝煙，等一推土牌九，知道外快更大，越發鬧了個手忙腳亂，并垣在禁煙新政之下，煙泡雖貴，比起現時，自然便宜得多，何況縣長煙土，自有來路，無須錢置，不過費點打煙泡的手工，照那大的場面，贏家出手，至少十塊起碼，再把手一伸，立即加倍，出手大的兩位，尙不止此，拿一兩口煙泡去換，怎麼都是一本萬利，況除少章外，差不多俱是贏家，自然人人有分，不再心疼了，這時見姓胡的一家最贏得多，聾喊頭疼，一面忙把自己終年常貼常擦的太陽膏薄荷錠取出，陪着笑臉，勸人貼用，乘少章解手暫停的功夫，又強勸姓胡的，到煙炕上去，好好抽上兩口提神，包他還要大贏，人一臥倒，匆匆將煙裝在斗上，又親自倒了一杯熱茶過去，少章解完手進來要抽時，見榻上一盞太谷燈，點得錚亮，姓胡的拿着自己心愛的一口蛇總管烟槍，允明氏斗上裝着五分一口的大泡，在上首足抽，阿細却躺在下首，給賭敵看火，因得了姓胡的四十元紅錢，爲留後望，正在善頌善禱，恭祝未來勝利呢，雖然平日寵愛，聽見也未免有點生氣姓胡的偏不知趣，一口氣抽了四

大口才起，少章知道阿細，素來把煙，愛得和錢一般重，又是老癮，說抽就得上口，稍緩立有忿氣之虞，半響才能噴醒，怎麼也該有幾口，現成泡子，那知他見贏家太多，挨個奉敬，烟既上品，又熬得講究，有癮的不消說，無癮的也要抽一兩口，反正紅錢已出，不抽白不抽，誰也不肯放過，這一人人有分，阿細紅錢帶吃下人頭錢，雖得了三百多塊，一瓶烟泡，却去十之八九，阿細又恐漏了紅錢，頭被下人抽空接去，自己不能分折，守在桌旁，寸步不離，忘了再燒煙泡，剩下四口，又被姓胡的，抽個精光，少章近前一問沒有，剛把臉一沉，阿細忽然想起他輸了錢，今晚十九不能平分春色，先自發作，白了一眼埋怨起來，少章知他不顧有人沒人，一鬧起來就沒完，受慣挾制，一聲嗜未出口，又嘆了回去，總算阿細高興頭上，沒再往下深說，心終悻賭，惟恐局冷人散，匆匆抽了兩大口，下人打上手巾，擦完自覺精神飽滿，換了坐位，重又把牌洗好，一點錢，不足兩千元，姓胡的首道，按說頭條不能多下，我又換了先前推莊之背地方，我偏不信這些，給他來個憑天闖，這兩千塊，都歸我上門看了，說時，衆人都搶着下注，聞言誰也不肯撤回，做活的一點錢數，足夠四千，剛報了上風錢數，有人便問莊家，是照吃照賠，怎樣，挺不挺，少章見衆人注下得衝，心想反正是糟，便道，莊家再續五千，通吃



通賭，徹底的便喊，再加五千，六千八卦關，這條莊家挺了，姓胡的一聽，正要隨衆往上加注，恰有少章約來兩友，都是又奮又奸的典型紳士還不捨走，每贏一次，必在暗中跋足，恨自己注下少了，失去機會，這次見先爵說下活門的人，往天門下了千元一道，又聽他低聲向同坐人說，莊家霉氣未退，這牌氣是吃橫有天局勢，天門不贏，從此不賭，這原是翻戲黨的假做作，因那人好發議論，會看路子顏色，人稱賭精，當晚幾於每條都被說中，不由入耳動心，再見衆人踴躍下注之狀，知道莊家祇推這一條，惟恐失却最後良機，才把心一狠，雙雙不約而同，在天門上一個下了一千五，一個下了一千的注，姓胡的見不能再下，賭氣說道，所有各門的注，都歸上門看，這又不是包贏，率性和莊家賭一下，來個爽快，少章見三門的注，相差不多，這等場面，通吃面大，通賠面小，莊家無形之中，佔了便宜，推久必贏，忽被他一人包去，來個硬碰硬，毫無迴旋之地，心自不快，一則得裝大方鎮靜，二則錢輸太多，續推五千，是句假話，此時與人，有了爭執，少時一輪，好些不能通融，再一想，反正該死不得活，拚一下倒是爽快，焉知不結處逢生呢，心雖這等想，氣已早餒，將兩粒色子掐緊，往桌上一擲，喊聲收到，然後用力往外一擲，不料手上有汗，祇擲了一粒出去，另一粒却吃手指粘住，少章自覺

匙頭不好，忙喊不算，重擲，第二粒也自落下，共湊成七點，莊家應拿第三付，上門拿了末兩張，按說色子落地，又擲在牌的外面，原無不算之理，少章因先前擲色子，俱吃心慌的虧，以致盡擲輸錢點子，咬定色子才一粒落地，先喊不算，並非色子現了再喊，非重擲不可，衆人好似見他輸得太多，略爲分說，也就罷了，可是一個擲注的也沒有，這次少章先擦手，振起精神，小心翼翼，擲將出去，一下擲了個八點，改拿第二付，姓胡的仍和前一樣做作，且不把牌亮出，一會天門人牌配令瓶，湊成地八，下門先亮了一張地牌，反捏牌面，口喊七八不要九，吧的一聲，果翻出一張三四，湊成地九，下注的人，自是高興，少章一看，兩門大點，雖這兩門的注，都歸在上門，起多大點，也無用處，但這牌點，像是三門造反，莊家獨小的局勢，再也沉不住氣，不等姓胡的翻出，先偷看了一張是二五，對子已是無望，心便發毛，不住暗中默禱，神佛保佑，千萬配張天地牌才好，邊想用大中二指，捏緊了另一張，中指使勁一摸，果是一張地牌，又是後悔，適才顧什虛面，如若不許姓胡的吃注，這兩門的錢，豈不先吃過來，如今落個空歡喜，萬一姓胡的手旺，又翻出一個對子來，怎麼得了，一面又想，自己已有這大點子，照情理，上門應是小點才對，又覺心寬起來，正自憂喜疑懼交集，心中搖搖之際，忽聽

下門有人道：我們牌大，上家點子如大，上門的牌必小，我們這兩門，贏面居多，只恐胡先生，驕傲必敗，要代莊家賭注，輸雙分了吧，那打天門的兩小紳士，窺見少章牌已摸過，故探口氣，莊家這背，休說地九，連我們這八，都吃不動，少章平日和二紳交往，就嫌他吝嗇取巧，當晚又見二人，老巴不得莊家，付付賠通，下注不大，却專給下風助威，種種惹厭，暗忖你才包輸呢，怎麼你也不贏，厭煩過甚，不由脫口說了句，地九也是不行，衆人聽出莊家牌大，便驚詫起來，兩小紳士，便埋怨少章，擲了色子，不該重擲，否則早七出對門開，天門地九，下門點子更大，莊家拿上門的小點，正是賠通，大家都好，這輸大贏，那有擲了不算之理，這樣賭法，太不規矩，又說衆人都贏，獨他兩人，賭莊輸了兩三千，好容易這次看出顏色，注下得格外的多，該贏的反而變輸，真輸得太冤，少章聽他直說閒話，不禁有氣道，色子沒現點，我先說不算，我又沒有牌裏眼，你看不好，不會不下麼，再者，我從推起，共祇吃過一回通，就算在場這些人都沒下，就你兩位下的，才得四五百元，以下盡是賠通，這兩三千，從何輸起，難道你十年來的舊帳，也算在這一場，我輸了上方，都沒說冤，你才輸一條，就冤了麼，二人被他問住，未免有點羞惱成怒，忽想到他是現任知事，又把氣強忍回去，祇低聲說了句，各

人心裏明白，少章正待發作，姓胡的已把牌摸過要翻，因聽雙方爭論，暗中笑得肚疼，知道快散，率性旁聽，由他說去，及見雙方快僵，才故意笑問少章道，諸位不要鬧了，要吃都吃要賠都賠，我的點子和你們也差不多，就不重擲色子，天門也是包輸，不過周縣長下門都吃，比地九還大，我這也大概靠不住了，這句話一說出，那兩人知道自己輸局早定，又見少章神色不佳，立即借勢收科，少章一聽，這等說法，上門分明不是九點，便是八點，自覺有了勝望，心中一喜，也不再計較了，便笑道，我比下門也大不了多少，老胡你翻牌吧，姓胡的道，祇大不了多少，就贏我了，我點子也和他一樣，是天字九，少章聞言，不禁心魂皆顛，定睛一看，果是一張天牌，一張么六，猛想起先擲五點，自己拿第一付，正是這付天字九，本該吃通的牌，偏是鬼矇了心，硬要重擲，反到變成賠通，當時連急帶氣，又悔又恨，頭腦一暈，幾乎栽倒，挨了一挨，忽然顏色慘變，把手裏牌，往桌上一拍，急道，這這這牌還能推麼，我也地字九，獨輸上門，算算老胡該贏多少，我給錢好了，說罷，氣冲冲走向烟炕前，往枕上一倒，拿起煙槍便抽，阿細守在賭桌旁邊，一見姓胡的，又是大贏，滿臉陪笑，湊將過去，說道，我說你抽完煙，便要大贏，說得準吧，少章錢未拿出，賭氣一走，莊家祇有兩千來元在桌上，不够賠的

做活的把三門的注，一一點好，歸到上門一齊，故意高聲念道，下門地九，天門人八，莊家地九，九吃九，天門下的注，歸上門看，統輸，上門天字九獨贏，下門押注一千五百四十五，天門注頂多三千八，上門兩千二百，三門共總七千五百四十五，莊家言明在先，六千八封關，照色子賠錢，應該下門賠起，除上門小注二百，都是胡先生贏的，莊家續推五千，還未到，台面祇有一千八百三十五，還欠胡先生四千九百六十五，他這裏高聲朗誦，每念一句，少章心頭上，便似着了一下重錘，急得冷熱汗一齊交流，姓胡的早已看出他囊中已空，因知他好虛面，許還能遁出幾個，祇是冷笑，不肯收注，阿細見連表了幾次功，姓胡的沒有理他，率性攞臉拉長，覷準一疊現洋，約有五六十塊，笑道，你贏這許多，這一點點，把我的紅錢吧，隨說，伸手要拿，姓胡的把臉一沈，伸手按住道，你先不要忙，那一回紅錢也少你不了，等莊家抽好煙，賠完了錢來，自會給你，阿細臉方有點發燒，做活的立時乘機插口道，紅錢在我身上，包有你份，你問周縣長去，叫他先把輸的錢拿出來，賠了人家再抽，你的紅錢和頭錢，不就到手了麼，阿細正不好意思落場，聞言果覺有理，立答我問他去，也不知他的癮頭子，怎麼這大，剛一會功夫，都等不得，隨說時往煙炕前晃去，板着臉對少章道，你輸了，錢不够賠人家的，胡

先生一家贏，還不快拿出來我代你給人家去，少章原因箱篋已空，輸的錢無處着落，借着兩句氣話下場，暫賴一步，氣急悔恨之中，外帶心虛內愧，借烟遮臉，手裏雖拿着槍，實則心不在焉，斗門上却是空空如也，正在失魂落魄打不起主意，不料這位臨時夫人，一點不加體諒，只圖得點紅錢，反代外人，前來催逼欠款，氣上加氣，又不敢發作，強忍怒氣答道，忙什麼，阿細本是杭州一個極爛污的私娼，有什知識，見這次少章帶了鉅款進省，屢向索討，少章均說這是公款，分文不能妄動，到了省城，一輸這許多，又聽少章賭時豪說，分明自有之物，不定又是那件案子，得來的運動費，等到省城擺闊，惟恐分肥，却假說是公款，少章雖輸了上萬，在阿細心目中，因為自隨到任上以來，還沒見過這大輸贏的局面，以為私囊尚多，決不止此，不但沒代少章心疼，反認為是不肯給他的報應，只是每次賭錢，不論誰輸誰贏，總是有進帳的日子，只賭輸贏越大，時間越長越好，全神貫注桌上贏家，好討紅錢，無心再顧吵鬧，打定人散局終，再向少章大鬧質問，逼說實話，已有的自要吐出分潤，便那輸出去的，也須照算提成，才肯干休，這時碰了姓胡的軟釘子，有點羞惱，又想由少章手裏，把錢要去，不特面子好看，還可向輸家硬扣，紅錢頭錢，均可多得好些，那知少章囊中空空，答話似有似無，已經加氣

，再一眼瞥見少章手正拿着一枝象牙槍，一頭含在嘴裏，一手拿着那隻精巧玲瓏，暗花三彩的變斗，擱在燈罩邊上，一手拿着烟杆子，在斗門上，有一下，沒一下的亂撥，眼却呆望着別處，那斗剛經擦淨，上面連點煙渣俱無，吃少章在極旺火頭上一烤，將斗門內，一些珍如瓊寶的貼斗老灰，全都烤着，已然透出胡焦氣味，這枝象牙槍，原是少章由一富紳家中抄來充公之物，翡翠頭尾，赤金鑽天藍的蓋花，牙質既佳，主人保藏得法，通體色如黃蠟，又黃又亮，沒有一絲殘裂之紋，聽說還是大土底子，已有百多年的歷史，那家被抄之後，爲了這槍，既託人向縣長求說，於公罰私餽之外，願以千金鉅款，爲使君壽，另外還備一枝別的好槍，與此槍交換，少章已有允意，偏是阿細一眼看中，當天一試，竟是香味雙絕，幾天過去，便非此不能過癮，等當事人，官司有了頭緒，他已身槍合一，不可離分，如何還肯撒手，結果是使君少收一筆暮夜之金，而當事人省下了錢，反倒時有涕泗橫流之痛，恨入骨髓，清官廉吏之不易爲，於此可見，阿細把此槍，珍逾性命，見狀大驚，不及說話，伸手先奪，情急之下，手快了些，少章正在失神喪志之際，見他抓來，不知何事，無意中又把手中槍，往後一撤，阿細一把抓在那燒得火般燙的熱斗上面，手心立時燒焦了一塊，疼得阿喇喇怪叫，手不由已往下一鬆，正纏在

煙燈上面，恰把那盞通明銚亮的太谷燈罩砸碎，旁邊滿滿一壺茶，也被帶翻，茶水濺了一大片，少章嚇了一大跳，剛問怎麼，阿細連痛帶氣，已頓足哭罵道，你這老不死，明明有錢，不把我用，一向你要，就說公款，怎麼你賭起來，就不是公款呢，輸不起，就不要賭，輸了錢，不給人家，死樣活氣，睡在這裏裝腔，枉空是做官的人，還沒有我們女太太，輸錢爽氣，我還當你是真抽烟呢，却拿我這枝好煙槍來糟塌，這隻變斗，剛剛擦過，上面連點煙粒屑都沒有，偏會拿在火上亂烤，世界天上，只聽說戳空槍的，這抽空槍，真是頭一回看見，你這大年紀，又不是死人，眼睛也沒有瞎，斗上有煙沒煙，會沒看見，一隻空斗，好容易被我抽來抽去，將裏面堂子，填得有點道理，剛剛可以過癮，我離了他，還不行，如今裏面貼斗灰，全都燒焦，叫我明早怎麼抽法，你想賴賭帳，却害我受罪，少章知道那槍，是他寶貝，自覺理虧，只管被他數罵頸紅臉脹，不敢發作，嗣見越說越難聽，當着衆人，實實無地自容，只得忍愧低語道，太太不要生氣，包在我身上，加倍賠你就是，這樣吵法，當着客人，多不好看，阿細聞言，方欲乘機要挾，一回臉，瞥見一干賭客，俱在冷笑，以目示意，大有輕藐之色，也覺有氣，冷笑道，夫妻相罵常事，有什可笑，你要賠我多少呢，怎麼有錢輸沒錢把我，管你公款也罷，母款



也罷，你輸多少，就得賠還我多少，不這樣，我便和你拚命，現在還剩多少，快給我拿出來，少章畏他潑悍，一時情急，不假思索，便答道，來時共總一萬零七百多塊錢，九千八是交財政廳的，你拿了三百多去，今晚連打牌帶牌九，整整輸光，如今箱子裏，只剩那件報解公文，不信你看去，誰騙你是王八旦，阿細正給手上抹如意油，開言忙把手提箱打開翻看，除公文外，果是空空如也，氣得手顫，咬牙切齒道，你該死了，平日有錢就嫖賭濫用，照你說，衙門裏的公費，虧空了兩三千，該朋友的好幾千不算，今晚你又把公款一齊輸掉，看你這老不死怎麼辦，剛才見你輸得那樣坦氣，還當和上年一樣，又找了一筆外快，原來真是公款，既然輸光，這末條還推他作甚，不是找着倒霉麼，現在欠胡先生是五千塊，立時就要，拿什麼去還人家，我真正是苦命啦，隨說便一把鼻涕，兩行眼淚，哭了起來，少章聽他一吵，才想起賭客全在，帳也未清，不禁又愧又急，答道，我一家大輸，這條打算挺他一下，誰想手氣這樣背法，好在大家天天見面，都不是外人，輸了下次賭時再還，也是一樣，阿細剛哼了一聲，那般翻戲黨素認少章是線頭，如非急於另開碼頭，也不會這樣大吃，先也當少章輸的是官囊，雖料他錢已輸盡，還沒料到這等空虛，本打算勒逼幾個是幾個，剩下的再看事行事，及至阿細吵出真情，照

這形勢，此事發覺必快，到官一追究，便是一場亂子，加以近來賭禁森嚴，少章爲了省城娼窰，只有二等，居室簡陋，賭起錢來，又不方便，特意擇這一家大旅館，將後院包下，所招多半私娼破鞋，每次設局，總是等客到齊，把通往前院的門一關，便與旅館方面隔斷，地面官人，知他是現任知事，與上風都有交情來往，縱有耳聞，日久看慣，也都都不以爲意，雖然從未出過什事，可是深更半夜，吵鬧起來，所居與別的客房只有一牆之隔，如被外人聽去，終是不好，這類人何等機警漂亮，一見事不可爲，作賊心虛，立打了脚底揩油主意，當時先溜走了好幾個，却由內中一個和少章最親密的上前，對少章道，想不到今夜輸贏這大，累得主人輸了許多錢，還惹太太生氣，真對不住，不過胡先生賭錢，照例十有九輸，這半年功夫，已輸了好幾萬，難得贏一回，却沒贏到多少現錢，他平日又賭得硬，永不欠人一個，你末條輸給別人也好，偏輸給他，上場時你自說的現錢賭，硬碰硬誰也不許該欠分文，那怕家有千萬，這時拿不出來也是枉然，你又和他無甚深交，不比我們，方才他已說了閒話，常言賭帳不隔夜，不給的話，實不好說，聽你口氣，現錢已然輸光，今晚未必能拿得出，贏家業已走光，老胡直喊頭疼，賭是沒法再賭，莫如痛痛快快來真的，寫給老胡一張借條，率性把日子推長一些，等你下次推時

再還，你如願意，我再和他說去，說話這人叫小張，一邊裝着和少章交厚，賭過輸贏，當晚在桌角做活，少章本來只顧眼前，正在萬分難堪，無法下台，只有人解圍，甚麼都能答應，聞言好生感激，立即應諾道，這樣很好，至多兩月，我一定能給他，小張道，我看你新輸這多，還是期限長點的好，能够早還，更有面子，剛轉身要走，阿細忽想起錢未逼出，紅錢要糟，忙插口道，小張，你答應我的，紅錢頭錢，包在你身上，我是要朝你要的，欠帳撥帳，一樣的，小張朝姓胡的望了望，答道，你要不吵，我自然說出算數，就要吵，也等人散再吵，省得我們難以爲情，阿細立轉喜容道，不是我愛吵，這老不死，太氣人了，他吵也白吵，老胡一家大贏，欠帳早晚仍說要給他的，你幫我說說，請他多給一點，小張也懶得理他，哼了一聲，過去和姓胡的對咬了幾句耳朵，又過來和少章說，姓胡的本不願意，經他勸說，因少章末條戳空槍，覺出人心難測，答是答應，但須將借款日期提前，作爲三月前，少章借的款項，月息一分，半年以內歸還，有中保，少章只圖當時了事，全都應允，照式寫好，阿細顧不得再吵，只叮在小張身後，問他紅錢怎麼，這些翻戲，平日手頭大方，原有作用，及見事情已定，少章不久必要犯案，一二日內，便要離開太原，另開碼頭，自然能省一個是一個，借條到手，姓胡的要走

，兩個同黨，便穿馬褂同走，阿細一見要漂，便着了急，忙往房門口一立，對小張道，你剛才說的話，算數不算，小張還未答言，姓胡的已先寒臉說道，錢要拿到才好給你紅錢，這原是大家客氣，並且將才我已給了兩次，難道還不够嗎，阿細道，剛才只是剛才，現在是現在，你們男子漢，說了不能不算，你贏了這許多，連頭錢都不給麼，姓胡的見他其勢汹汹，聲音越大，不便過於鬧僵，又見小張直使眼色，冷笑答道，頭錢本來我要給的，這次我贏的錢，還沒拿到，說不得，從身上摸了二十塊錢的票子出來，剛說這是我賞底下人的，阿細一把抓過道，還有紅錢呢，姓胡的道，你怕我將來不給嗎，這個容易，隨回望少章道，你這位太太要紅錢，我已給過兩次了，不是駁他面子，因為一來輸得太多，身邊這點，明早還要到石家莊號上看看，正好頂用，懶得到銀行裏去提了，請你代墊二百塊錢，算我給他的紅錢，將來還我錢時，照扣就是了，少章見這位臨時夫人向人攔門索錢，早覺面子難堪，但一開口，便要麻煩，二次吵鬧起來，丟人更大，只得裝不聽見，由他鬧去，後見鬧得太不像話，姓胡的已然開口，雖恨他不懂情面，無如欠人的錢，不能不忍受一點，沒奈何，接口道，太太，明天我給二百塊就是，也不在你錢上扣還了，阿細還待爭論時，那兩位本地紳士，轉勝爲敗，又聽了閒話，看人贏錢眼熱

，敲着一肚皮子悶氣，坐在旁邊，足看少章笑談解恨，一面盤算明日，把少章虧空公款之事，傳揚出去；見人快走盡，主人又不答理，自覺再待無趣，便同起身，走到房口，當頭一個，首朝阿細發話道，我們是大輸家，你老爺的公款却沒有輸給我們，想必可以出去罷，請你讓開一些，少章本來厭惡之念未消，加上一肚子的冤氣，邪火無從發散，一聽二人說話刻毒，正好出氣，不禁大怒，手正端着一杯茶，剛把茶杯，往烟盤中一頓，口只罵得一個混字，耳邊忽然刮到末兩句話，正刺中自己的心病，當時盛氣全餒，底下一個帳字，也噙了回去，那裏還敢招惹，停了一停，才改着罵下人的口氣道，這熱的茶，也端來我喝，二紳嘴裏，雖說刁話，心仍怯官，聽少章暴喝，當是罵他，忙同搶步走出，到了門外，仍自胆怯，恐少章追出打人，那知道這幾句話，竟有莫大便宜，不特把對頭一場怒火嚇退，連那姓胡的，也自聞語驚心，更不再理敢睬，竟率小張諸同黨，把門用手一推，奪門追出，到了院中，朝二紳低語道，老周真不是東西，女的更比破鞋還要下作，賭不起不要賭，這樣現世，我看二位，是好朋友，今晚衆人，都弄幾個，獨你二位，輸得太冤，天已深夜，回府想不方便，我們就到前店住下，明早我再作東道，奉請何如，人都愛捧，二紳那知對方恐他明早在外張揚，於己不利，想穩住他，晚點發作

，兔生波折，祇知他是石家莊的大財主，忽蒙垂青，既是自願請客，更想就勢大罵少章出氣，如何不喜，隨令下人開門，同往前店開房去訖，阿細頭次看到姓胡的，如此不通情面，雖未追出，口中罵不絕口，正待重向少章吵鬧，回頭一看，少章已滿臉愁淚橫流，躺在榻上，痛哭起來，阿細人雖貪鄙卑賤，因前數年，未嫁少章時，只管在杭州作私娼營生，但是遲暮徐娘，年華已漸老大，加上又有幾口煙癮，心又貪狠，越弄得門前冷落，無人問津，每日正在強吞煙渣斗泥，渡日如年，挨命之際，不料時來運轉，平步升天，少章偶遊杭州，忽被奇想，情隆葑菲，重拾墜歡，納以為妾，初意不過是想遊蕩半生，上有老父，下有子孫，從來盡過事蓄之責，難得親戚幫忙，居然做了親民之官，再似以前荒唐，太不像話，知道阿細，服侍週到，又燒得一手好煙泡，別的也都合意，自己一生，既離不開女人，正好借此收心，接到任上，作伴服侍，那知三生緣孽，半老重逢，越發水乳交融，非此不可，少章髮妻早故，阿細在家庭中，雖是婢妾一流，到了任上，却儼然以官太太自居，得意頭上，每一想起，現在的鮮衣美食，大嬾足抽，與昔日飢寒交迫，煙渣都不能繼的光景，未始不覺這位老爺賞鑒殊俗，情有獨鍾，心中感念，尤其是自願年長癖深，此外再也不會有人照顧，想起寒心，所以對於少章，平日雖是

驕縱妄形，真要遇到疾痛危難之事，却也知道此乃仰望終身之人，理應憂急與共，每次因少章，遇他需索太多時，慣以此係公款，不可擅動，危言聳聽，可是不久，又嫖賭用去，二人爲此不知鬧了多少氣，日久聽慣，不以爲奇，及見少章輸多，祇當又施此技，心還再想，藉此要挾勒索，再被姓胡的一氣，怒火頭上，全沒顧念日後安危，等少章一人，忽然覺出事情不好，心中一念，怒火便消了大半，忙趕過去問道，你有點不舒服麼，有錢不給我，輸了到好，阿要再抽兩筒，少章看了他一眼，回顧男女下人，都倚立未退，知是守候分那錢，便道，客人現都已走，我要睡了，頭錢在我身上，明天算好再分，你們也去睡罷，阿細素來刻薄，專吃下賞頭錢，雖和下人，講好平分，扣一半，貼補主人，待客的煙茶點心，仍是無用，下人一不在側，固是全都吃光，就在側看見數錢，也要連錯代抹，給時更是不捨，當場現分還好，只一過夜，再令拿出，便和挖了他肉一樣，千方百計，報銷扣除，少章御下，又極麻糊，沒什規律，所以每次散場，下人們總是散候在側，請求現分，如非見主人輸得太多，正在生氣，已早開口索討了，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二集。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長篇社  
會小說

輪

蹄 第一集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校訂者 發行者 出版者  
還珠樓主  
李 彙 臣  
劉 力 臣  
勵 力 出 版 社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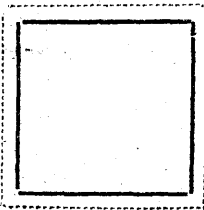
# 勵力出版社

總社 天津興亞三區三十號  
路效康里二十二號

分社 上海四馬路山  
東路二百九號

## 分售處

上海四馬路中百新書店  
北京楊梅竹斜街新華書局  
青島莘縣路新明書報社  
濟南西門裏東海書社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遺珠樓主  
武俠名著

# 天山飛俠二集出版

本書爲作者繼邊塞英雄譜而作之武俠名著其結構之緊密內容之精彩空前未有寫情寫景尤爲絕勝閱過邊塞英雄譜者當知其妙全書共六集現已全部脫稿月出一集不久便窺全豹每集暫印萬本供不應求現第二集業已出版三四五六集正繼印中尙乞早購以免向隅

